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1904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主编/刘硕良

伟大的牵线人

[西班牙]埃切加赖

(190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沈石岩等译

伟大的牵线人

三 幕 诗 剧

沈石岩 译

演　员　表

剧中人物	扮演者
特奥多拉	门多萨小姐
堂·胡利安	多纳托先生
堂娜·梅塞德斯	卡尔德隆夫人
堂·塞维罗	巴伦廷先生
佩皮托	卡尔沃(里卡多)
埃内斯托	卡尔沃(拉斐尔)
证人之一	卡尔沃(何塞)
仆人甲	帕里斯
仆人乙	卡尔沃(费尔南多)

年代:18……年　　　　地点:马德里城

仅将此剧献给大家。因为该剧获得的巨大成就应归功于大家的良好意愿而并非我个人的功绩。确实是献给大家的。献给从首次上演就以高层次的鉴赏能力与我这部戏剧进行思想沟通的、品德高尚的观众。在他们的庇护下，该剧受到青睐。献给对我如此慷慨厚爱并给予无限同情的、令我终身难忘的报界。献给演技高超细腻、情感深厚与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演员们。他们时而以声如贯珠、铿锵有力的声调伸张正义，时而以艺术大师的朗诵技艺表现诙谐场景，甚至不露破绽地避开舞台上的偶发性纰漏，从而使舞台上的人物栩栩如生。

我以上述这些微不足道的、干瘪的然而是充满真情实意与终身铭感的言词献给我应献给的诸位。

何塞·埃切加赖

对　话

书房右侧有一扇门，左侧一个阳台，一张堆满书籍与纸张的桌子置于舞台中央。桌子上放着一盏油灯。

第 一 场

埃内斯托坐在桌前准备写作。

埃内斯托　头脑里一片空白，这不可能。这正是要与这种不可能的现象进行斗争的。思路在这儿呐：它在我脑海里上下翻腾。我感觉到它了。有时我的内心世界还照见了它。我已经看到它了，但它轮廓模糊且飘浮不定。突然它从藏匿的深处发出声响：痛苦的呻吟，爱抚的叹息，痉挛般的狂笑……思路活跃起来了，思想里的灵感迸发出创作火花，它正在扩大、延伸。它在我周身显现。我对自己说："是时候了。"我赶紧拿起笔，屏气息声低首面对铺好的稿纸准备落笔。可是，"只字全无"却戏弄了我，浮现在脑海里的轮廓消失了，呻吟

与叹息也听不到了。我周围只是一片空白，面前只有白纸一张，思路迟钝，心灰意懒，更有甚者，手中的笔怎么也不听使唤。在这张白纸里，没有注入任何生命与思想。啊！“一片空白”的表现形式种种，它们一声不响地与我们这些创作者们为难。它们可以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一块未经任何加工的原始大理石，没有任何优美音符跳出的一片混杂的噪音，但是不管哪一种形式的“一片空白”，再也没有比这只不起作用的秃笔更让人气恼、更蛮不讲理、更为可恨的了。（把笔扔在一边）还有这张白纸呢。嘿，写满文字，我无能为力，但我能毁掉你，你这个总是让我卑躬屈膝的、不得实现雄心壮志的帮凶！对，就这样撕，这样撕，撕得更碎些。（撕掉稿纸，略停）我这是怎么了？幸亏没人看见。这种无名火也太可笑了，是不应该的。我不能就此罢休、退却和让步。让我再想一想，直到灵感出现。我还没有被任何困难吓倒过。来，来，看看是不是再这么想想看。

第 二 场

埃内斯托、堂·胡利安。后者站在舞台右侧，身着礼服，大衣搭在手臂上。

胡利安 （在门口探头，但没进来）喂，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利安 还在工作呐！打扰你了吗？

埃内斯托 （站起来）打扰？看在上帝份上，瞧你说的，堂·胡利安。请进，请进。特奥多拉呢？（堂·胡利安进来。）

胡利安 我们刚刚从皇家剧院回来。她跟我兄弟上三楼去了。去瞧瞧梅塞德斯买的什么东西。我回房间的时候，经过这儿看见你的灯还亮着，才来向你道个晚安。

埃内斯托 剧场里的人很多吗？

胡利安 跟往常一样，人不少。咱们认识的朋友都在打听你呢。你没去看戏，他们还觉得很奇怪呐。

埃内斯托 啊，他们竟对我有这么大兴趣。

胡利安 对你感兴趣，这是理所当然，但我还觉得不够劲儿呢。这么说你只身一人在家充分利用了充满灵感的这三个钟点？

埃内斯托 三个钟头的孤独倒是真的，但灵感一点都没来，尽管我顶礼膜拜地恭候它的降临。

胡利安 它没有按时赴约？

埃内斯托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尽管我还是一无所获，白白等待，但是我总算有一大发现。

胡利安 发现了什么？

埃内斯托 发现了这个：我成了个可怜的魔鬼。

胡利安 这可是个重大的发现。

埃内斯托 是个十足的魔鬼。

胡利安 干吗你跟自己这么过不去？难道说你要写的剧本写不出来？

埃内斯托 必须得写出来，解铃还靠系铃人啊。世上没有救世主，全靠我自己了。

胡利安 那灵感与剧本联合起来与咱们这位好人埃内斯托作对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埃内斯托 问题在于当我进行构思时，从戏剧形式到场次安排，我觉得内容挺丰富的，可是一动笔，很奇怪，反而难产，写不出来了。

胡利安 你所说的写不出来，指的是什么？你给我说说，我对这个很好奇。（他在沙发上坐下。）

埃内斯托 您知道，在一部戏剧里主角是它的灵魂，他让剧情运转、发展。但这个制造灾难、战胜灾难或深受灾难之害的主角我却无法写出来。

胡利安 这个剧中人很丑？还是让人讨厌或是很坏？

埃内斯托 我指的不是这个。说他丑嘛，他与任何人长得一样，就像你，就像我。也不是坏人，既不好也不坏。事实上也不让人讨厌。我既不是怀疑主义者，也不是愤世嫉俗者。我不是一个对生活感到失望的人，不管生活是好是坏。

胡利安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原因在于我刻画描绘的剧中人在舞台上装不下。

胡利安 天哪！你在说些什么？难道是一出神话剧？剧里有很多泰坦[①]式的人物？

埃内斯托 是泰坦式的人物，但却是当代的泰坦。

胡利安 总共有多少？

埃内斯托 这个剧中人是……“所有的人”。这是一个很不小的数。

胡利安 “所有的人”！对，你说得对，舞台上容不下“所有的人”。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也是经过无数次证实的真理。

埃内斯托 那么，现在您该说我还是有道理的了吧。

---

① 泰坦指巨人。

胡利安 不完全对。"所有的人"可以高度地概括在某些人物的典型性或特征上。我在这方面是个门外汉,但我听说那些戏剧大师们不止一次是这么做的。

埃内斯托 是这样的。但在我的具体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我的戏剧里,不能这么办。

胡利安 为什么?

埃内斯托 原因很多,解释起来话就长了。但是今天太晚了,没时间了。

胡利安 没关系,你可以说说其中几个原委。

埃内斯托 您看,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即我称之为"大家"或者当代的泰坦的这个千手千眼怪物的每个脑袋,总要在我的戏剧里占据片刻时光吧,说一句话吧,使个眼色吧;也许在整个故事里他们的全部表演只是一个微笑的动作,出现瞬间随即消逝。这是个没有什么激情的、没有什么残暴和恶作剧场面的作品,是无关紧要与娱乐性的。

胡利安 那又怎么样呢?

埃内斯托 从所有这些支离破碎的台词里,从所有这些一闪而过的眼光里,从所有这些无动于衷的微笑里,从所有这些窃窃私语与小小的恶作剧里,从所有这些我们称之为戏剧之光的、小小的火花里,这些火花被聚集在一个焦点上,浓缩在一个家庭里,定能点燃起一场熊熊大火或引起爆炸,挑起一场格斗并造成无数牺牲者。如果我用典型人物、象征人物去表现"所有的人"即整个群体的话,那么我势必得把实际上分散在这个群体每人身上的东西浓缩集中在几个象征人物身上,结果人物变得虚假,只是舞台上的几个让人讨厌的、干尽坏事的不真实人物了。结果他们的恶行成为无本之木。此外,我还得冒被认为只是喜欢描绘一个

腐朽的、卑鄙的、残酷的社会的危险，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打算显示一些司空见惯的、无所谓好坏的细微情节，因为这些情节积少成多，再受到现代生活神秘影响，就会爆发出巨大的戏剧效果。

胡利安 行了，行了，别再说下去了。你说的都是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好似我从云山雾罩中看到了一点东西。总之，这方面你比我在行。假如我们谈的是汇票、行情、期票以及提前贴现，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埃内斯托 噢，不对，您有很高的鉴赏力。这是最重要的。

胡利安 谢谢，埃内斯托，你过奖了。

埃内斯托 您被说服了吧？

胡利安 还没有。应该有某种方式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埃内斯托 只有一种方式那就好了。

胡利安 还有其他方式？

埃内斯托 我想还有。那么请您告诉我，什么是一出好戏的“戏剧支柱”？

胡利安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什么是你所说的“戏剧支柱”，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没有爱情的戏，特别是不幸的爱情的戏，我是不爱看的。因为幸福的爱情在我们家里，在特奥多拉和我身上早已体验到了。

埃内斯托 好，好极了。可是在我写的戏剧里几乎不能有爱情存在。

胡利安 那可不好，糟透了。喂，在你的剧本里写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怀疑这种剧本会让人感兴趣。

埃内斯托 我跟您讲过。爱情这东西会让人产生嫉妒情绪。

胡利安 那么，就写些带有震动效果的、场面生动的戏剧。

埃内斯托 不，不，先生，这样写绝对不行。所有的内容应该是简

单、普普通通的，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如戏剧本身不是靠外在表面现象去表现那样，而是人物的内在表现、情节缓慢地发展。今天抓住观众思想，明天就会占据他们的心灵。它是靠潜移默化的力量去征服观众的。

胡利安 但是，你说的这些，怎么才能让人看到，这种内在的腐蚀作用怎样表现出来？是由谁去传达给观众？在什么地方能看到这种内在的腐蚀作用？难道整个夜晚我们这些观众都得留神演员们在台上的一举一动，他们的眼神，每一个叹息，还有那些只言片语吗？孩子，这就不叫娱乐了。进行哲学研究才需要如此细致的观察呐。

埃内斯托 哈！而您现在就像回音壁一样正在提出我在思考的问题呐。

胡利安 不，不，我也不是想让你泄气。你能做到你想做的事情。唉！剧本有些苍白无力，好像让人兴趣索然。即使这样，总得有个悲惨结局或一个突发式的戏剧变化吧？

埃内斯托 悲惨的结局与戏剧式的突变，几乎是发生在大幕降落的那个片刻。

胡利安 那就是说，剧情终了才是它的将将开始。

埃内斯托 尽管我是想让您对这个剧本感兴趣，但我还是得告诉您，是这样的。

胡利安 喂，你要做的是写“第二个剧本”了。也就是说，当第一个结束后，继续剧情发展的第二个剧本。根据你的看法，第一个是无足轻重的，第二个才至关重要。

埃内斯托 我想是这样的。

胡利安 那么这个问题咱们两个就谈到这儿，看来你很有办法而且逻辑性又如此之强，给它个什么标题呢？

埃内斯托 标题？那是另一码事，不会有标题的。

胡利安 什么？你说什么？连个题目都没有？

埃内斯托 没有，先生，正如堂·厄莫赫内斯[1]所说，“除非为了标题明确、清晰去求助于希腊文”。

胡利安 行了，行了。埃内斯托，刚才我到你门口的时候，你正在打瞌睡呢，你在瞎说些什么，在说梦话吧。

埃内斯托 做梦？……是的，瞎说？……也许。我是在白日说梦。您很有眼力，都让您说着了。

胡利安 在这种情况下，猜中了，还是很容易的。这是一部主人公不出场的戏剧，与平日一样什么也没发生，当最后一幕的大幕下落时，戏才开始，它还没有标题。我真不知道这种剧本怎么去写，怎么去演，更不知道谁能讲得出什么才是正剧。

埃内斯托 哎，就是正剧。整个问题在于如何给它个外在形式，而我不知道怎样赋予它。

胡利安 你想听听我的看法吗？

埃内斯托 您的看法？我的朋友，我的保护人，我第二个父亲的意见？堂·胡利安？

胡利安 得了，得了。埃内斯托，在咱们都认为难以写出你那部戏的情况下，现在就此搁笔，别再写那部伤感剧了。我不是问过你是否想听听我的意见吗？

埃内斯托 我说过想听听。

胡利安 不开玩笑了。你现在去躺下睡觉吧，明天一早跟我去打猎，打几只石鸡。也免得你在你的剧本里杀戮角色，也许观众还会怪你。最后你会感谢我的。

埃内斯托 绝对不去。我要写剧本。

---

① 莫拉廷《新喜剧》里的主人公。

胡利安 哎，倒霉蛋，你这样苦苦地冥思苦想，是自找罪受。

埃内斯托 我不知道是怎么了。但是我还是设想出来了。在我的头脑里我感觉到它了，它在翻腾，它要求给它个戏剧外形，我一定得满足它的要求。

胡利安 但是，你就不能找另一个情节去写？

埃内斯托 但是，这个木已成舟的构思，怎么办？

胡利安 让它见鬼去吧。

埃内斯托 噢，胡利安！您以为，这个在头脑里业已形成的固定念头，为了让我们双方都满意，就可以轻而易举地丢掉？我很愿意去构思另外一出戏，但这个伤脑筋的难题一定得让它开花结果。

胡利安 那么，好吧。愿上帝助你成功吧。

埃内斯托 问题就在这儿，就像哈姆雷特说的。

胡利安 （低声并带着神秘而诙谐的口吻）你不至于让这个剧本像育婴堂的孤儿那样无名无姓，置于佚名作家的作品里吧？

埃内斯托 啊，堂·胡利安！我是个正直的人。我的孩子，不管他们表现得好坏，都是我的合法子女，都姓我的姓。

胡利安 （准备起身离开）我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定要把它写出来。

埃内斯托 我也是这么期待着，不幸的是还没写出来。不过没关系，如果我写不出来，会有别的人写出来的。

胡利安 那么就动手吧，祝你好运，但愿没人抢在你前头。

第 三 场

埃内斯托、胡利安和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在外边）胡利安！胡利安！……

胡利安 是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你在这儿吗？胡利安。

胡利安 （把头伸出门外）是的，我在这儿，进来吧。

特奥多拉 （进入）晚上好，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晚上好，特奥多拉。他们唱得好吗？

特奥多拉 跟平日一样。您写了很多吗？

埃内斯托 跟往日一样，一无所获。

特奥多拉 与其这样，您还不如陪我们去看戏呢。我所有的女友都向我打听您呢。

埃内斯托 看来，"所有的人"都对我感兴趣。

胡利安 我不怀疑这点！因为"所有的人"都将成为你剧本里的主人公了。请注意，不知他们与你交朋友是否还感兴趣。

特奥多拉 （好奇地）一个剧本？

胡利安 别做声！这是个谜，不管是标题、人物、情节还是悲惨结局，你都别多嘴。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晚上好，埃内斯托，咱们走吧，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再见，堂·胡利安！

特奥多拉 明天见。

埃内斯托 晚安。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梅塞德斯心事重重，不知为什么？

胡利安 塞维罗还勃然大怒。

特奥多拉 为了什么？

胡利安 我怎么知道。佩皮托还在一边幸灾乐祸。

特奥多拉 他总是这样，他从没说过别人的好话。

胡利安 这才是埃内斯托的剧中人物呢。（特奥多拉、胡利安从右侧下。）

第 四 场

埃内斯托 不管堂·胡利安怎么说，我决不放弃我的创作，除非懦弱被看作是伟大的壮举。不，不，我不能退却……只能向前。（站起来，急促地在室内走，最后走到阳台）黑夜，你庇护我吧！与笼罩着蔚蓝色天幕的白昼相比，在你黑黢黢的怀抱里我更容易迸发出灵感与创作激情。位于闻名遐迩的城里的千家万户，为了这位诗人剧作家的创作需要，掀开你们的屋顶吧！就像那个顽皮的瘸腿魔鬼做过的那样，让我看看经过一天紧张的户外活动后，你们的男女主人公们是怎样在秘室里休憩与打发时光的。让我敏锐的耳朵听到胡利安和特奥多拉曾问过我的那些"只言片语"吧！如同光亮透彻的玻璃散发出的千万条光芒汇聚成强大的焦点光源那样，如同无数条交织的阴霾汇集成乌云那样，如同无穷无尽的土粒筑成高山那样，如同点滴的水珠汇成汪洋大海那样，我要

从你们散失在各处的“只言片语”里，从你们含糊的微笑里，从你们奇特的眼神里，从你们在咖啡馆、剧院、会议厅以及看演出时留下的无关紧要的、业已飘然而逝的“只言片语”里汇集并形成我的正剧。尽管我这块具有搜罗阴霾与聚光能力的、聪明的透镜质地不高，但也得让它迸发出戏剧火花、形成悲壮的场景。我的正剧已从头脑里涌现出来，还有了标题。因为透过那盏煤油灯的光线，我看见了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不朽名作，在剧目命名上给我以极大的启迪。弗兰齐丝嘉和保罗，你们的爱情轶事啊[1]！（坐到写字台前，准备写作）动手！我的正剧开了头！第一页已不是空白了。有了题目。（写着）伟大的牵线人。[2]（奋笔疾书。）

① 意大利佛罗伦萨诗人但丁在其名著《神曲》的《地狱篇》第五歌中，描绘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当但丁游历到第二层地狱时，一对幽灵向他飘来。他们是弗兰齐丝嘉和保罗。他们俩向诗人泣述了自己的爱情悲剧。弗兰齐丝嘉的父母于1275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把她许配给残疾贵族贾乔托为妻。贾乔托的弟弟保罗是个英俊青年，常和弗兰齐丝嘉一起阅读《圆桌故事》。这一读物——他们称之为加勒奥托——使他们俩互相产生爱慕之情。十年后，贾乔托撞见了他的妻子和他的已婚的弟弟保罗在一起这一隐私，就用刀把这对情人杀死了。

② 原剧的题目是《伟大的加勒奥托》。

第　一　幕

堂·胡利安家中大厅。舞台深处有一扇大门，接着是一条走廊通道，后面则是饭厅大门。这扇门在第一幕结束以前始终关闭着。舞台左侧前景处有一个阳台，中景处有另一扇门。舞台右侧的前景与中景处各有一扇门。舞台前方右侧陈列一个沙发，左侧，一张小台子和一把扶手椅。大厅陈设考究、豪华。

第　一　场

特奥多拉和堂·胡利安。特奥多拉站在阳台向外张望。堂·胡利安坐在沙发上沉思。

特奥多拉　迷人的夕阳西下，
多美的浮云、太阳与天空。
如果真像
诗人们所描绘的
双亲们所认同的那样：

在这蓝宝石般的玉宇里
主宰人类命运的星辰
记载着人类神秘的未来，
那么在这光彩如画的下午，
预言着我们的今后与将来，
是什么样的运气在等待？
将会是什么样的美好未来？
我的天空里有多少道霞光普照？
咱们的生活将会多么充实美好？
难道不是这样吗？（转向胡利安）
喂，你在想什么？
怎么不回答？

胡 利 安　（心不在焉地）什么事？

特奥多拉　你没听见我的话？

胡 利 安　对你，
我一向唯命是听，
你是我的核心，磁铁一块。
但有时
生意、忧虑与烦恼
也会不合时宜地
把我的思路引开。

特奥多拉　是为烦心事苦恼
并非对我情感有变，
我有什么可担心？
胡利安，什么事将你缠扰？（极其亲昵地）
有些事正让你分心，
让你沉默寡言。

我的胡利安，你内心痛苦？
我的第六感官已向我宣告。
假如我的幸福也是你的，
你的苦恼我也理应分担。

胡利安 你生活得幸福，我的苦恼从何而来？
当我沐浴在
特奥多拉的欢快的海水里，
当我看到
你体魄健美、双峰丰满，
那对火焰般明亮的双眸——内心世界的窗口
在两个小天地里闪烁发光时，
每当我自豪地想到
只有我才是你的主人时，
痛苦、悲伤、阴影、苦恼
都无法阻挡我成为
世上最最幸福的人儿。

特奥多拉 生意上也没有
不顺心的事情？

胡利安 钱财这个东西，
我从未为了它
夜不能寐，寝食不安。
一如继往，我对金钱
既不反感也不看重。
但它仍像驯服的羔羊
源源不断地流入我家。
我过去富有，
现在仍然家资巨万，

直至我寿终正寝。
感谢上帝的恩赐与命运的安排，
堂·胡利安·德·加拉加萨
将成为马德里、加迪斯[1] 和波多的
银行家，我的特奥多拉。
资金虽非首屈一指，
但他恪守信义，实在可靠。

特奥多拉 好，好，好，那么，为什么
不久以前
你还忧心忡忡？

胡 利 安 我是在遐想，
畅想好事一桩。

特奥多拉 胡利安，你在想美事，
这我不觉得奇怪。（亲昵地）

胡 利 安 马屁精，别讨好我！

特奥多拉 告诉我，你想什么？

胡 利 安 我想为某个佳作，
再来个锦上添花。

特奥多拉 为一个新厂扩建？

胡 利 安 它不是钢筋水泥工程。

特奥多拉 可是，那是……

胡 利 安 是出于慈悲心肠的
时间久远的工程。

特奥多拉 （*发自内心的欢快*）我已经知道了。

胡 利 安 是吗？

---

① 加迪斯是西班牙南部的港口城市。

特奥多拉 你想的是埃内斯托。

胡 利 安 你猜着了。

特奥多拉 可怜的孩子！
你做得对，他是
那么好强，那么善良！

胡 利 安 一切都是为了他父亲，
豪侠与忠诚的楷模。

特奥多拉 啊，多有才啊！
才二十六岁，已学贯西外
真是个奇才，谁知道将来会……

胡 利 安 才华？但过于横溢，
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满脑子的奇情异想，
人情事故全然不谙。
如今世道无情多变，
再大的才华弃于一边。
谢世三百年后，也许才被发现、追认。
我担心他马失前蹄，
从此无法站立起来。

特奥多拉 你是他的保护人，
胡利安，你不会不管他吧？

胡 利 安 不管他！
只要我的心仍是鲜红的，
无时无刻不在脑中萦绕：
我欠他生父旧情甚多，
忘掉此事比登天还难。
堂·胡安·德·阿塞多

为了庇护我的父亲，
不惜损害自家名声，
丢掉财产甚至生命。
我以自家名誉担保，
只要这个青年需要，
我可以献出拥有的一切，
甚至以我的性命相报。

特奥多拉 好极了，胡利安，这才像你。

胡利安 如你所知，
一年前或许更早，
好人堂·胡安谢世。
听说其子生活困苦，
我匆匆搭乘火车
径直赶赴赫罗纳[1]。
几经说服，才迫使他弃家
随我回到这里。
就在这大厅之中
我对他讲明：
“你就是我拥有一切的主人，
因为我欠你父的旧情无数。
如果你愿意，你就是
一家之主，或退而言之，
虽然我无法与你生父攀比，
他是如此高尚，
是我一生追随的楷模，

① 赫罗纳是西班牙南部加泰隆尼亚地区的城市。

你不妨把我看成你第二个父亲。
只要你留下，喂！
咱们看看，谁更尽到父责。

特奥多拉 不错，你是这么说过。
这个好可怜的人儿
把你的脖颈紧紧搂住，
突然像个孩子似的
嚎啕大哭。

胡 利 安 说得对，他还是个孩子，
我们应该想着他，
为他前途、远景着想。
这就是你刚才看见的，
我为什么如此严肃、心事重重。
我在寻找使他幸福的方式与途径。
而你却在一旁唠叨什么
夕阳、彩霞、风光无限美好。
自从在我们的小天地里
有了光彩照人、最纯洁的两颗太阳以后，
我对那美景早已不屑一顾。

特奥多拉 那么是我没有猜出你的心事，
你是在想为埃内斯托做些事情？

胡 利 安 正如刚才所说。

特奥多拉 那么，还要大大超出你
已为他做出的一切？
相处一年有余，
我们亲如一家。
你待他如亲骨肉，

我对他如亲兄弟，
对自己的儿孙也不过如此。

胡利安 这样做是对的，但还嫌不够，

特奥多拉 还不够？但我觉得……

胡利安 你想的是眼前，而
我考虑的是今后和未来。

特奥多拉 前途？未来？
安排此事，我轻车熟路。
与我们同住，岁月不限，
他如在自己的家园。
按自然法则正常发展，
他恋爱、成家，
出自高尚的目的，
你将足够家产相赠。
正如我信奉的谚语所言：
“婚后应自立”，
“她”与“他”从教堂返回自家。
不会因远离我家
我们就把他们遗忘，
更不会关系从此疏远。
你会看到他们生活美满，
我们更觉得福如东海。
他们生儿育女，我们儿女成群，
谁会怀疑？（亲热地）
至少我们有一个女儿，
她与埃内斯托之子相恋，
最后匹配良缘。（这段台词表演的细微变化、风趣性，

建议由演员自己处理。)

胡利安 看在上帝份上，你还有完没完？(笑着。)

特奥多拉 听你谈起未来，
我才把前景描绘。
如果非此前景，
我万万无法接受。

胡利安 特奥多拉，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
但是……

特奥多拉 上帝啊！怎么又来个"但是"……

胡利安 唉！特奥多拉，
庇护不幸青年，
除了偿还旧债，
还应对他好感无限。
阿塞多之子
人品出众，价值连城，
得此厚待，理所当然。
但人际往来
一向复杂万变，
总应考虑周全。
特奥多拉，我是想说，
正如钱币有正反两面，
给以庇护与接受帮助
恰是矛盾对立的两面。
我担心慷慨的馈赠
会招惹他感到屈辱、难堪。
他生性清高、自负，
几乎还有些桀骜不驯。

特奥多拉，要设法消除他的这种心理，
还要为他多做些事，
又得装作没做什么。

特奥多拉 用什么方式？

胡 利 安 你看是不是……
噢，他来了。（看着舞台深处。）

特奥多拉 那么，就别说了。

第 二 场

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和埃内斯托在舞台深处。

胡 利 安 来得正好。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特奥多拉。（心不在焉地问候，坐在桌子旁沉思。）

胡 利 安 你怎么了？（走近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没什么。

胡 利 安 从你眼神里看到某些东西，
它显示着某种渴望，
你痛苦吗？

埃内斯托 任性！

胡 利 安 你不快活吗？

埃内斯托 从未有过。

胡 利 安 也许我让你讨厌？

埃内斯托 您是个讨厌的人！我的上帝！
(站起身来并热情地走向胡利安。)
不，不。您的爱子之情发自内心，
您的友情直通我心。
您透过我的眼神
审视出我的内心世界。
先生，是的，我是有点儿心事，
但我要向您全部倾吐。
堂·胡利安，望您谅解，
还有您，也是一样。(面对特奥多拉)
我本是一个疯汉，年幼无知，
忘恩负义。
不配得到您的恩爱、照应，
这已是显而易见。
我有这样的好父亲与姐妇，
本应感到幸福无限，无需考虑未来，
但是归宿的考虑总把我缠绕。
原因、理由让我脸红，难以启齿。
对，对，你们会理解我(强有力地)
住在这儿的虚假处境
与乞讨生活。

特奥多拉 这话是……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这话可真伤人。

埃内斯托 是这样子的，夫人，
我讲得不对，但实情如是。

胡利安 而我的看法正与你的相反，

假如真有人全靠讨饭过活，
那人恰恰不是别人，
而是胡利安我本人。

埃内斯托 先生，我知道
两个忠实朋友的故事，
不知出于何种经济原因，
因为我对钱财不感兴趣，
而且也没有什么记忆。
你们使我父荣光无上，
此举可以说义胆侠肠。
假如自问我是否回报，
可能我将是不义负心人。
我还年轻，堂·胡利安，
初出茅庐，微不足道。
但我还能做某种营生，
去换取口中的面包。
这叫高傲还是怪僻？
失去理智？我无从知晓。
但父亲生前的教诲
一直在我脑海里萦绕：
“自己力所能及之事，
无需烦扰他人，
自己能独立赢得的东西，
任何人均不应求助。”

胡利安 看来我对你的帮助
让你感到苦恼、难堪。
看来你认为你的两个朋友 ——

我们成了让你讨厌的债权人。

特奥多拉 您应理智地思考。
您无所不知，学问不小，
埃内斯托，但在这方面
人类的情感更是无所不包。

胡 利 安 这种轻蔑的高傲
我父不曾在你父面前显示。

特奥多拉 在我看来，当时他们的友谊
与我们现在的大不一样。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的想法是好的。

埃内斯托 确实，我是个忘恩负义的人。
我知道还是个很不明智的愚人。
（十分激动地）堂·胡利安，请您原谅。

胡 利 安 （对特奥多拉）他的头脑已是乱麻一团。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好像不是这个世上的人。

胡 利 安 是这个世上的人，
学问再深的学者
也会在小水坑里淹没。

埃内斯托 （悲伤地）在这个世上
我不知会走上什么道路？
但当我预卜前程，
我不知为何要颤抖，
这是真的。
这个世上的水坑和大海一样
也会让我淹没？
我不否认，我对小水坑的

恐惧大于对深深的海洋。
大海宽广无垠
但终究沙滩是其尽头，
而水沟的气味
蔓延到无限的空间、角落。
只要摆动强劲有力的双臂
就能与巨浪拼搏。
而面对无法防范的、薄雾般的瘴气
只得束手待毙。
假如我注定要失败，
我并不畏惧死亡的来临。
在我临终前的片刻，
我只想看看，
想要吞噬我的大海，
或试图刺死我的利剑，
或压顶而下的顽石，
只有这点要求而已。
我要触摸到、感觉到
对手的形体，看到他的激怒表情，
我鄙视着他倒下，
我鄙视着他死去。
我不能让我的肺部
驯服地吸进
散落在我周身的
逐步扩大的、残害我的毒气。

胡 利 安 （对特奥多拉）我是否对你说过？
他已失去理智！

特奥多拉 但是，埃内斯托，咱们这是说到哪儿了？

胡 利 安 与我们刚刚说的问题

这有什么联系？

埃内斯托 先生，当人们看到我

被收容、庇护，居住此地，

我可以想象，也是这么认为的，

人们对我怎样考虑：

每当与你们乘车

穿越卡斯提亚大道；

每当某天上午

与梅塞德斯、特奥多拉

一道外出，一道在剧场包厢看戏；

每当在您的庄园狩猎，

每当坐在同一位置上共进三餐，

尽管你们都是好心肠，

先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自然而然地提出疑问：

“这个人是谁？”

“是他们的债权人？”“不像。”

“是他的秘书？”“也不是。”

“是他的合伙人？”如果是合伙人，

却又很少带他去商业公会。

他们就这样窃窃私语。

胡 利 安 没人说闲话，

你在说梦话。

埃内斯托 请别……

胡 利 安 这是谁说的？说出姓名来。

埃内斯托 先生……

胡 利 安 只说出一个就行。

埃内斯托 就在你们上头，
住在四层楼上。

胡 利 安 叫什么？

埃内斯托 堂·塞维罗。

胡 利 安 我的兄弟？

埃内斯托 不错，是您的兄弟。
还嫌不够吗？堂娜·梅塞德斯，
他那高尚的妻子与夫人。
还要吗？还有佩皮托。
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

胡 利 安 （气愤地）我说，我发誓，说实话，
“他”，严人宽己，是个怪人。
“她”，唠叨不休，嘴上缺个守门人。
那个小伙子是个被人操纵的学舌鹦鹉。

埃内斯托 但他们传播着“道听途说”。

胡 利 安 这些都是你冥思苦想出来的。
品德高尚的人，
对这种无稽之谈
只是报之一笑而过。
对肆无忌惮的背后议论，
只会还以更大的鄙视。

埃内斯托 这品德是很高尚，
所有宽厚的人
都这样行事。

但据我所知，
传播谣言的人
从道听途说得到启迪，
不管他是有意或无意。
开始是谣传，
谣言传千遍，尘土也变金。
流传的窃窃私语，
让我们看到他们
包藏着的蝎心。
这是过去的确有其事的反映，
还是无中生有的中伤？
这是对过去已有过错的重新审判，
还是栽赃陷害挑起争端？
这条唠唠叨叨无休止的舌头，
它是败坏别人名声的人还是
要求严格的导师？
它是助纣为虐的帮凶还是
传播信息的报子？
它是刽子手还是诱人下水的魔鬼？
它想杀人灭口还是想让人斯文扫地？
它是故意伤人还是过失伤人？
如果这张嘴巴去审判别人，
是出于伸张正义还是怀有狼子野心？
堂·胡利安，究竟是什么？
我不清楚。
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不过时间与事态的发展

将会把它们证实。

胡利安 对这些哲理问题
我全然一窍不通。
我想你的怪僻性格，
使你耗尽脑汁，去想这类问题。
但是，我不想让你难堪，继续忧虑。
你严于律己，渴望自食其力，
自己拥有体面的一席之地。
难道不是这样吗？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利安 回答我。

埃内斯托 （兴高采烈地）是这样的。

胡利安 这个体面的位置，我已替你准备就绪。
目前我还缺少一名秘书，
他们从伦敦向我推荐了一个，
但我不想聘请他人，
只想聘用那个性情古怪的（以一种亲热的责备口吻）
甘愿与别人一样的
以不高的固定工资并靠自身劳动的
被那个人视为自己的亲骨肉的人。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

胡利安 （既诙谐又严肃）但是，我是一个
要求严格的生意人。
我的钱财从不
白白地支付给别人。
我要对你充分利用，
我要让你空闲全无，

在我家里，你只能拿到
你应得到的那些。
黎明即起，
十个小时苦干文书差事。
我对你严格要求，
只会比塞维罗更加塞维罗[①]。
在众人面前你是这种人：
为我个人利益工作的牺牲品。
但是，埃内斯托，
你永远是占据我心灵的
那同一个人。（激情无法自控，改变语调，拥抱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拥抱胡利安）堂·胡利安！

胡利安 接受吗？

埃内斯托 当然。
我听从您的一切安排。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你终于将猛兽驯服。

埃内斯托 （对胡利安）一切为了您。

胡利安 是这样的，
我很高兴你能这样。
现在我去给我的联系人写信，
自然，首先我得向他们道谢，
我意识到他那高水平的英语，
这在来信中已显示无疑，
可惜来信太迟，

① 在西班牙文中，塞维罗意为严格。

我已有自己的理想秘书。(转向右侧的第一个门。)
对,现在就这么办,
但是再晚些,
就是合伙人问题。(转过身来,佯装神秘地说。)

特奥多拉 (对胡利安)看在上帝份上,我请你别说了。
你没看到,这又要惹恼他了。
(在前台善意地微笑注视着埃内斯托。胡利安从右侧门下。)

第 三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紧接上一场,此时天色已经变黑。大厅全部黑暗。

埃内斯托 啊! 他心地如此善良,
弄得我不知所措,
上帝啊! 我今生今世
怎样才能结草衔环。
(激动地坐在沙发上。特奥多拉走近他,站在旁边。)

特奥多拉 瞧,您又讲见外的话了。
总之,您很清楚,我们对您
一向真诚相待。
埃内斯托,
胡利安一旦许诺,

犹如难追的驷马，
肯定兑现自己的诺言。
这样，我们一如既往。
“他”待您如父，我们仍以姐弟相看。

第 四 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堂娜·梅塞德斯和堂·塞维罗。后两个人出场，在舞台深处站着。大厅漆黑，只有阳台透进一道微光，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向阳台走去。

埃内斯托 唉！你们对我太好了。

特奥多拉 别小孩子气！今后
您别难过了。

埃内斯托 永远不会。

梅塞德斯 （在厅外低声地）多么黑啊！

塞 维 罗 （在厅外低声地）走，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 （走到大门）一个人也没有。

塞 维 罗 （拦住梅塞德斯）有人在那儿。
（两人站在一边观看。）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今生今世
甚至来世，我一定对此
知恩图报。
您别以为我性情乖僻，

不会公开表示内心的感情。
我会爱也会恨，
爱啥恨啥，
一向分明。
同样，人们对我不公，
我会以牙还牙，
要是人们恩爱待我，
我会以德还报。

梅塞德斯 （对塞维罗）他们说的是什么？

塞 维 罗 我也没听清，
事情真蹊跷。
（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继续在阳台上小声谈着。）

梅塞德斯 （对塞维罗）是埃内斯托。

塞 维 罗 显然，另一个当然是她啦。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塞 维 罗 瞧瞧，他们又泡在一块了。
不能再容忍下去了。
瞧，除了这些话，
狗嘴怎会吐象牙？

梅塞德斯 塞维罗，瞧，真是这样，
得弄弄清楚，
人人都在这么议论他们。

塞 维 罗 （往前走）今天，就在今天
我得向胡利安挑明。

梅塞德斯 这个男人真是
厚颜无耻。

塞 维 罗 让圣人作证吧！

他与她，两个不知羞耻的人。

梅塞德斯 不幸的人啊！
她还这么年幼无知，
我去跟她谈谈。

特奥多拉 离开我们？
搬到外边去住，那万万不行。
这是什么想法？胡利安
肯定不会赞同。

塞 维 罗 （对梅塞德斯）搬？见它的鬼吧！没弄清事实真相
我也不会赞同。
（大声地）喂，特奥多拉！你没看见我吗？
你就这样对待来人？

特奥多拉 （离开阳台）堂·塞维罗，多么高兴见到你。

梅塞德斯 还没吃饭，怎么？还没到时间？

特奥多拉 哦，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 你好，特奥多拉。

塞 维 罗 （旁白）多会装啊！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特奥多拉 我让他们点灯。（摇晃放在桌上的铃。）

塞 维 罗 对，对。
人们应该看得清楚。

仆　　人 （在舞台深处）夫人……

特奥多拉 赫纳罗，点灯。（仆人下。）

塞 维 罗 正如人们常认为的那样，
在坦诚、履行义务的窄路上行走，
既不着急，也不脸红心跳，
因为路上充满着光明。
（仆人拿灯进来，大厅里立即光亮辉煌。）

特奥多拉 （停顿片刻，很自然地微笑着。）
跟别人一样，
我也是这么认为。（走向梅塞德斯。）

梅塞德斯 当然喽。

塞 维 罗 （故意地）您好！堂·埃内斯托！
这么说，我进来的时侯，
您与特奥多拉在一起喽？

埃内斯托 （冷冷地）显而易见，我是在这儿的。

塞 维 罗 上帝啊！我看不能说"显而易见"，
在黑暗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走近埃内斯托，和他握手，使劲盯着他。特奥多拉和梅塞德斯在一旁说着话。塞维罗又旁白。）
他的面颊绯红
好似刚刚哭过。
男儿有泪不轻弹，
只有婴儿和热恋的人
才会哭哭啼啼。
（大声地）胡利安呢？

特奥多拉 去里面了，
在写一封信。

埃内斯托 （旁白）尽管我耐心不算小
我也难以控制住自己。

塞 维 罗 我去看看他。
开饭还会有段时间吧？

特奥多拉 时间很宽裕。

塞 维 罗 （搓着双手看着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好。那么说干就干。

（大声地）回头见。

特奥多拉 回头见。

塞维罗 （离开时故意看着他们俩，旁白）
我敢对天发誓。

第 五 场

特奥多拉、梅塞德斯和埃内斯托。两个女人坐在沙发上，埃内斯托坐在一旁。

梅塞德斯 （对埃内斯托）今天您没见到我们？

埃内斯托 没有。

梅塞德斯 也没见到佩皮托？

埃内斯托 夫人，没有。

梅塞德斯 他在楼上
很孤单。

埃内斯托 （旁白）让他孤单去吧！

梅塞德斯 （既神秘又严肃地对特奥多拉）我想让他走开，
因为有话对你说。

特奥多拉 你？

梅塞德斯 （同前）对，
很严肃的事情。

特奥多拉 那么，请说吧！

梅塞德斯 可是，他在这儿……

特奥多拉 我不懂。(上面的一切对话都低声进行。)

梅塞德斯 大胆点儿!(拉着特奥多拉的手,亲切地握住,特奥多拉茫然地看着她。)
你让他越快离开越好。

特奥多拉 假如你一定要这样的话……
埃内斯托,
你能不能替我办件事……

埃内斯托 一百个愿意。

梅塞德斯 (旁白)就是一个
我还嫌多呢!

特奥多拉 请您到楼上
去找佩皮托,
也许让您办这事
有些不合适。

埃内斯托 没关系。

梅塞德斯 (旁白)瞧,多么卿卿我我,
多么亲热的口气!

特奥多拉 问问他是否去过王子剧场,
给我们那张包厢月票
办好了延期手续。
我对他说过,你一提他就知道。

埃内斯托 我很高兴,
马上就去。

特奥多拉 谢谢,埃内斯托
我很抱歉。

埃内斯托 (走向舞台深处)上帝啊!

特奥多拉 再见!

第 六 场

特奥多拉和堂娜·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事情严重！
梅塞德斯，让我吃惊、不安！
瞧你这口气，这股神秘劲儿，
究竟是怎么回事？
梅塞德斯 是件很严肃的事。
特奥多拉 是谁的事情？
梅塞德斯 是你们的。
特奥多拉 是我们的？
梅塞德斯 你要知道，
是胡利安、埃内斯托还有你呢！
特奥多拉 三个人的事？
梅塞德斯 对，是三个人的事。
(特奥多拉惊异地看着梅塞德斯，停顿片刻。)
特奥多拉 那么快讲吧！
梅塞德斯 (旁白)本应一次挑明，
但我不能
我要口严，因为这是棘手的事情。
(大声地)
喂，特奥多拉，

不管怎么说，我丈夫
是你胡利安的兄弟。
大家伙儿
都是自家人。
不管是出生入死
还是遇到各种情况
我们都要互相
勉励、庇护和帮助。
今日我向你伸出援助之手，
当然，明朝，一旦需要，我们
毫不脸红地向你们求救。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这事不在话下。
请你把话说明，别绕弯子。

梅塞德斯 直至今日我还不愿迈出这一步，
但今天塞维罗又对我倾吐：
"一切事情到此为止，
我哥哥的名声、荣誉，
我珍惜、维护，
如同进行自我保护。
但某些事让人痛心疾首，
总是听见有人背后议论，
使我无颜面对父老兄弟。
总是看见他们俩回避众人
相视而笑。
这种卑鄙行径
必须立即制止，
我无法忍受

马德里城内的传闻。”

特奥多拉 接着说，接着说下去。

梅塞德斯 好，你听好。

（停顿片刻，梅塞德斯死死盯着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上帝啊！人们都传些什么？

梅塞德斯 不管水多，还是水少，

河响一定是水在流动。

特奥多拉 我不知道河响还是不响，

也不管水多还是水少。

我只知道，我等得不耐烦了。

梅塞德斯 （旁白）可怜的孩子！我真替她难过。

（大声地）这么说，你还没听明白？

特奥多拉 我？没懂。

梅塞德斯 （旁白）也是个木头脑袋。

（大声而有力地）

都变成丑闻了！

特奥多拉 是谁的？

梅塞德斯 还会是谁呢！你丈夫呗！

特奥多拉 （猛然一下子站立起来。）

胡利安？瞎扯！

哪个缺乏教养的人，

竟说出这种话？

哼！要是被胡利安听见，落在他的手里！

梅塞德斯 （劝解着又让特奥多拉坐在身边。）

他得有很多只手才行啊，

因为那么多的人在传。

如果事实并不是这样，

众人传后也变真。

特奥多拉 卑鄙行径指的是什么?

为啥如此奥妙神秘?

人们都在传些什么?

梅塞德斯 你听了不感到难堪?

特奥多拉 我会难堪? 为什么?

梅塞德斯 喂,特奥多拉,

你还很年轻,几乎还是个孩子。

在这年龄无意干了些轻薄的蠢事,

过后又后悔哭了一阵,你说,

现在你还不明白吗?

特奥多拉 不明白。

我怎么能明白? 如果

你说的事与我无关?

梅塞德斯 这是一种卑劣的行径,

也是一位夫人的丑闻。

特奥多拉 (不安地)她叫什么?

梅塞德斯 她叫……

特奥多拉 (又制止她)叫什么名字,

又有什么关系。

(特奥多拉远离梅塞德斯,但仍坐在沙发上。特奥多拉这种厌烦而远离对方的动作与梅塞德斯以保护人姿态坚持靠近的动作很明显。)

梅塞德斯 男人是邪恶易变的,

总是试图从女人处

求得片刻的欢乐,

酿成女人一失足成千古恨。

让丈夫名誉扫地，
家庭也从而破裂。
从此无法抬头，
羞愧难忍无地自容，
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唾弃，
这就是社会公德的惩治。
上帝的惩处更为严厉：
良知簿上载永世。
（两个人已经坐到沙发的另一端。特奥多拉尽力躲开梅塞德斯，蜷缩着身子，双手捂住脸，她终于听懂了。）
来，特奥多拉，到我怀里来。
（旁白）小可怜啊！我的心都软了！
（大声地）那种男人不值得你去爱他。

特奥多拉 但是，夫人，你这
无中生有的当头一棒从何而来？
这些话既没让我心惊、
恐惧，也不会让我眼泪纵横，
它只会引起我无穷的怒火。
我刚才听到的那些，你是听谁说的？
谣言涉及到的那个男人是谁？是？
也许是指他？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啊！（暂停片刻）
那个女人是我，是这样吗？
（梅塞德斯点头，特奥多拉站起来。）
那么好，尽管你会发火，也得听着。

人们造谣污蔑，
你向我传谣中伤，
我不知两者谁更卑劣。
可恨的舌头煽风，
风又在翻浪！
可恨的人们瞎编，
居心龌龊、不良。
他们狼心狗肺，
造谣惑众逼我就范，
让我成为千古罪人，
想法多么卑鄙、混帐。
天哪！我从没那样想过，
天哪！我从没那样看待。
我可怜他不幸孤单，
我把他当弟弟疼爱。
胡利安是他的庇护、主宰，而
他又是那样英俊、高尚。
（停住，看了一下梅塞德斯又转过头去，旁白。）
她用什么眼神在看我，
我不能在她面前夸奖
埃内斯托。上帝啊！
我还得装成另一种样子。（明显的痛苦状。）

梅塞德斯 行了，行了，安静点儿。

特奥多拉 （大声地）我感到多么忧虑不安！
多么令人痛心，多让人心寒！
人言可畏，
让人身败名裂！

我的妈妈呀！亲爱的妈妈呀！
我心中的胡利安啊！
（倒在左边的大扶手椅上啜泣，梅塞德斯力图安慰她。）

梅塞德斯 请你原谅，我可没这么看过你。
别哭了，别认真把它当回事儿。
你过去的举止足以说明品行端正。
可是话虽这么说，
我还得告诉你，我的看法。
大肆渲染述说
你与胡利安的人们，
百分之百的是由于
你们自己过分不检点，
留给他们传谣的口实，
才让人家往坏处联想。
你刚刚度过二十六个春天，
而胡利安年已四十有余，
埃内斯托又是满脑子虚幻，
你丈夫整天忙于他的事业，
另一个男人沉湎于奇情异想，
你赋闲家中，无他事牵挂。
你们两人经常一起
出出进进，
人们看见你们一起散步，
人们看见你们共入王子剧院，
人们往坏处去想固然不对，
但是，特奥多拉，

我觉得对过去发生的一切，
我们要正视现实，理性分析，
人们造谣是在犯罪，
皆因你们提供机会。
我还可以告诉你，
当今社会对“行为不轨”
惩治的方法多种多样，
特奥多拉，你别害怕，
真是残暴无比，凶狠无情。

特奥多拉 （转向梅塞德斯，但没注意听她的讲话。）
你在说胡利安吗？

梅塞德斯 他成为京城议论取笑的话柄，
还有你……

特奥多拉 至于我……这你别管，
但是胡利安，我多倒霉啊！
他的为人这么正直、豪爽。
要是他知道了……

梅塞德斯 他会知道的。
现在塞维罗
正在与他谈这个谣传。

特奥多拉 你说什么！？

胡 利 安 （在内台）够了！

特奥多拉 上帝啊！

胡 利 安 你别说了。

特奥多拉 咱们快点离开这儿，
我多倒霉啊！

梅塞德斯 （向右边第一个大门探了下头。）

对，快走，留在这儿反而不好。

（特奥多拉和梅塞德斯转向舞台左边。）

特奥多拉 （站住）但是，为什么？

我真成了应受谴责的人？

可恨的谣言，虽然

不能让人玷污永世，但是，

它能让人掉价，丧失尊严。

虽然它明明是个无中生有的怪胎，

但也会使我们在众人心中另眼看待。

为什么感到让我恐惧的天罗地网

牢牢地将我捆绑？

（这时，堂·胡利安在前，堂·塞维罗随后，从舞台右侧门出场。）

胡利安！

胡利安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跑向胡利安，紧紧地投入他的怀抱）

靠在我怀里，

这才是保住你尊严的地方。

第 七 场

特奥多拉、堂娜·梅塞德斯、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人物从左到右排列的顺序如下：堂娜·梅塞德斯、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特奥多拉偎

依在堂·胡利安的怀里。

胡利安 尽管这是初次发生，
看在上帝份上，就让它过去吧！
但是今后谁再让她以泪洗面，
（指着特奥多拉）我发誓，我说话算话，
假如谁还传播谣言，
就别想迈进我家门坎，
即使是我兄弟，也休想进来。
（停顿片刻，胡利安爱抚、宽慰特奥多拉。）

塞维罗 胡利安，我只不过转达了
人们在你背后的议论。

胡利安 造谣诬陷。

塞维罗 可能是。

胡利安 就是诬陷。

塞维罗 那么让我把人们
传说的在这儿讲讲。

胡利安 这是卑鄙行径、耻辱、谎言、粪土。

塞维罗 我只是重复……

胡利安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停顿片刻。）

塞维罗 你这就没道理了。

胡利安 我理由十分充分。
你从街上
把垃圾脏物搬到我家，
做得够好的了。

塞维罗 没做错。

胡利安 不应这么做。

塞维罗 咱们共用一个姓。

胡利安 仅此而已。

塞维罗 你的名誉！

胡利安 你想想，这是当着我妻子的面。（停顿。）

塞维罗 （对胡利安，低声地）要是让在九泉的父亲得知！

胡利安 那又怎么样？塞维罗，这是什么意思？

梅塞德斯 别说了，埃内斯托来了。

特奥多拉 （旁白）要是让他知道了，
多么不好意思！
（特奥多拉转过脸，低下头。堂·胡利安注意地看着她。）

第八场

特奥多拉、堂娜·梅塞德斯、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埃内斯托和佩皮托。后两个人站在舞台深处。人物在舞台上由左至右的次序如下：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特奥多拉、堂·胡利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即埃内斯托和佩皮托进到舞台后就分开了，埃内斯托站到堂·胡利安身边，佩皮托站到特奥多拉的边上。

埃内斯托 （从舞台深处向堂·胡利安和特奥多拉处观察片刻，旁白。）
他与她在这儿……这不是在做梦。

难道真是我所关心的事？
我是从这个白痴处听到的。（指佩皮托，这时他正走过来。）
这么说，不是他的发明创造了。

佩 皮 托 （诧异地看着台上的每个人。）
你们好，祝你们胃口好，
快是吃饭的时间了。
特奥多拉，这是包厢的月票。
堂·胡利安……

特奥多拉 （机械地接过票子）谢谢，佩皮托。

埃内斯托 （对堂·胡利安，低声地）特奥多拉，她怎么了？

胡 利 安 没什么。

埃内斯托 （同上）她脸色苍白，还在流泪。

胡 利 安 （无法控制地）我夫人的事，你别管。
（停顿片刻，堂·胡利安与埃内斯托相互看了一眼。）

埃内斯托 （旁白）可气！今天什么事都发生了。

佩 皮 托 是个疯子。（指着埃内斯托，对他母亲低声地）
我只是拿特奥多拉
跟他开个小小玩笑，
他就气得要宰了我！

埃内斯托 （大声地，情绪悲愤，态度坚决，表情高尚。）
堂·胡利安，我笨嘴拙舌，
事情表达不清，
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我还是决定
不再接受您给我的工作。
先生，我承认，我这是

把您的好意当成驴肝肺。

胡 利 安 为什么？

埃内斯托 因为我是这么一种人：
充满梦幻的诗人。
我需要旅行走动；
我生性放荡、好动
还有点桀骜不驯。先生，
因此我父对我束手无策。
我不能像别人那样
让我成为无所事事的门客。
我素爱冒险生涯，
愿成为新的哥伦布去远行。
我说得是否在情在理，
最后请堂·塞维罗考虑决定。

塞 维 罗 您确实可以说是深谋远虑，
您现在业已老练成熟。
很久很久以来，
我的想法与您相同。

胡 利 安 那么说，你是
迫切渴望出外旅行？
那么说，你想把我们撇在一边？
那么，你旅行的费用从何而来？

塞 维 罗 他走，到何处落脚，
自然是他愿意去的地方。
此外，为了更加合乎情理，
他旅行开销你应全包。
（对胡利安）我想全部开销

你不会吝惜分毫。

埃内斯托 （对塞维罗）我既不想接受无中生有的谣言，
也不愿享用出于怜悯的施舍。
（暂停片刻）
总之，最后我一定得离开。
生离死别是很痛苦，
也许今生今世再难相会。
最好现在好离好散
彼此紧紧拥抱辞别。
（对堂·胡利安）我们从此一刀两断，
（十分激动地）请宽恕我的自私考虑。

胡利安 （旁白）瞧！他们两个人如何“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特奥多拉 （旁白）他有多么崇高的美德！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是什么不让您来拥抱我？
这是咱们最后的告别。
（伸开双臂走向堂·胡利安，堂·胡利安把他抱在怀里，双方紧紧拥抱。）

胡利安 不行，事情业已看得清楚，
这既不是第一次拥抱也非最后的诀别，
这是在两个诚实、正直的人之间的
坦诚的接触。
你这不明智的旅行打算
今后不要再向我提出。

塞维罗 这么说，他不走了？

胡利安 永远不走！
那个外出计划，
不管它是出自

一个孩子的随心所欲，
还是出自一个
疯子的癫狂乱想，
我都不会同意。
不管在任何时候，
我都不会改变立场。
即使在这个著名城市，
可鄙的流言蜚语
使我蒙受更大的侮辱，
我也不会去改变主意。

塞 维 罗 胡利安……

胡 利 安 行了。桌子已经摆好，
等着我们去用餐。

埃内斯托 我的父亲！
我不能留下。

胡 利 安 我相信你会留下。
除非你认为
我对你管教太严？

埃内斯托 看您说的！

胡 利 安 咱们吃饭去，到时间了。
用手挽着特奥多拉，
（对埃内斯托）陪着她走进餐厅。

埃内斯托 （看着特奥多拉，退缩地）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看着埃内斯托，退缩地）埃内斯托？

胡 利 安 对！没错儿。
就像过去那样。
（双方行动迟疑。最后，埃内斯托走近特奥多拉，特奥

多拉挽起埃内斯托的手臂,但谁也没看谁,显得生硬不自然,这一切建议演员自行处理掌握。对佩皮托)
喂,还有你,
把手臂伸给你妈妈。(佩皮托把手臂伸向梅塞德斯。)
塞维罗,我的好兄弟,
咱们俩一起走。(靠在塞维罗身旁。)
全家就这样去吃饭。
大家高高兴兴地
举杯畅饮。
不是有人窃窃私语吗?
让他们去说吧!甚至去喊吧!
人们的无中生有,
对我来说分文不值。
现在住房的墙壁
应是透明的玻璃体。
让人们透过灯罩发出的光亮
看看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两人在一起。
让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们
清楚明白,
造谣中伤的结果
我是如此处理和"重视"。
让事态听其自然发展。
(这时一个身穿黑礼服、系白领带的仆人上。)
饭菜……

仆　　人　已经摆好。
(他打开餐厅大门:门内有一大餐桌、数把椅子,吊灯高悬,总之,一间豪华的餐厅。)

我们吃饭是为了继续活下去。
他们干蠢事想置我们于死地。
请进。(请主人入内。)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你请。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你请。

特奥多拉 你们请。

梅塞德斯 你们先请进。

特奥多拉 不,梅塞德斯,你先请。
(梅塞德斯和佩皮托在前,慢慢走进餐厅。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好像在沉思,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埃内斯托看着特奥多拉。)

胡 利 安 他看着她,
而她在流泪哭泣。
(他们俩慢慢地走在梅塞德斯的后面,特奥多拉迟疑地走走停停,擦着眼泪。)
(旁白,对塞维罗)他们在小声说话?

塞 维 罗 我不知道。
我想象是。

胡 利 安 为什么他们两人
朝我们这边看了看?
为什么?
(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站住,很快地回头看了一眼,又继续走下去。)

塞 维 罗 现在你刚进入清醒状态。

胡 利 安 我正进到你的疯狂里!
啊!造谣,这是千真万确的。
但它也会渗透到人们心里。

（他跟塞维罗进入餐厅。）

【幕　落。】

第 二 幕

一间很小的房间十分简朴，甚至可以说十分简陋。舞台深处有一扇门，舞台右侧有另一扇门，通向另一间房间。舞台左侧有一个阳台。一个摆着几本书的松木书架，一张桌子，一张扶手椅。左边有一张桌子，桌子上并排摆着两个不大的放照片的镜框，一个镜框内放着堂·胡利安的照片，另一个镜框空着，看来照片被拿掉了。桌上摆着一盏熄灭的油灯。一本但丁的《神曲》。书打开着，正好是有关弗兰西丝嘉轶事的那个段落，还有一张被烧黄的纸片。此外，还有零散纸头和一出戏剧的手稿。室内摆设很简单，和这个简陋的房间正相匹配。白天。

第 一 场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一个仆人。三个人从舞台深处出场。

塞维罗 先生没在家？

仆　人 没有，先生。

他很早就出去了。

塞维罗　没关系。我们等他。
因为我想堂·埃内斯托
迟早总会回来。

仆　　人　可能快来了，
谁也没他那么准时，
谁也没他行动那么准确。

塞维罗　好吧！你去吧！

仆　　人　是，先生。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在外面听候吩咐。
（仆人从舞台深处下。）

第　二　场

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

塞维罗　多么朴素啊！（环顾整个房间。）

胡利安　你最好说，
多么简陋！

塞维罗　这是间什么屋子！
卧室只有一个门。
（看着右侧的门，然后又看看舞台深处的门。）
前面还有这个办公室，
只有这些。

胡 利 安 魔鬼饶舌持续不断，
说什么以怨报德的人们，
说什么暗藏隐私的感情，
说什么低贱下流的激情，
开头是由这些可恨的谣言引起，
鬼话连篇没完没了。

塞 维 罗 他的迁出并非由此引起。

胡 利 安 兄弟，话可不能这么说。
我可知道是由谁引起的。

塞 维 罗 这个人是谁？
难道是指我？

胡 利 安 有你。但是，
在你之前，还有那些
无事生非的小人，
毫无顾忌地传播谣言，
诋毁我和我妻子的名誉。
最后还有我，这个懦弱、耳根软的
醋劲儿十足的卑劣小人，
竟让这个青年出走。
他显示出高傲的性格，
也证实了我的无义无情。
你看，那些辉煌的厅堂，
我那显示阔绰、大方的举止，
我亲手签字的贷款批条，
我们的豪华舒适的生活，
所有这些我们享用的财富，
你知道，都是来自何处？

塞维罗　我把它早已忘记。
胡利安　你算说对了，
确实业已忘记。
来自那助人为乐，
来自那慷慨而又
豪爽的善举。
作为朋友或正直诚实的人，
他帮助了另外一个人，
却又一声不响地悄然离去。
塞维罗　你对自己过于苛求，
你知恩图报已到这种程度
为了它几乎丧失幸福，丢掉名誉。
对此还能有什么更多的要求？
与你相比，圣徒也会自惭形秽。
不管坏事还是好事
万事都应有个尽头。
他自负而且固执，
尽管你反对、不赞同，
但他是自己的主人，
处世为人自负其责。
那天离开深宅大院
是因为他愿意住进陋室一间，
自讨孤独与凄凉。
事情虽然可悲可叹，朋友，
但是，有谁能阻拦，避免发生？
胡利安　如果人人都忙于自家事情，
即使有人背后指指点点，

他无暇顾及诳语闲言，
把别人荣誉当儿戏，
信口雌黄将人诬陷。
你说，
为了尽到神圣职责，
我把埃内斯托当成义子，
她待他犹如自己的亲弟弟，
这与他们有何相干？
在饭桌上、在剧院里，
或在散步的林荫道上
看见一个年轻美貌女子与
一英俊的青年同在，
就可以有足够的理由
去编造丑闻无影无边？
在这个尘世上，
男女之间的纽带联系
难道只有不纯正的情爱？
不应有友谊、感激和同情？
青春与美貌相遇
只会引来诋毁种种？
我们退一万步设想
“饶舌妇”说的果是实情，
我的眼睛可以明察秋毫，
我的谨慎小心会帮我留神，
一旦需要洗清耻辱，
我还有手中的剑和一颗炽热的心。
凭什么我需要这帮狂妄无知的小人？

塞维罗　对，鼓唇弄舌的人
固然做得很不应该，
但我是你的亲兄弟，
一张纸上写不出两个姓，
我怎么能听之任之闭口不谈？
胡利安　看在上帝份上，当然不能。
但你应慎重小心从事，
仅对我一人说明这不幸事情，
你不应该在我家中
翻江倒海胡搅一番。
塞维罗　我此事做错，
完全出于对你的过分爱护。
我承认自己的过错，
外人与我造成的损害。
但他们是谣言的制造者，
而我只不过愚蠢地
成了这些人的传声筒。
（兴致勃勃又亲热地靠近胡利安。）
但重要的是，胡利安，
你已清白，把坏名声甩掉，
解除了疑虑，
可以像骑士那样舒展胸怀。
胡利安　可是我还不能够
扬眉吐气、胸怀大展。
这些谣言制造者
虽被我谴责、唾弃，
但不能说它们

没有在我心灵占据一席之地。
我愤怒地声讨了
人们的惑众妖言，
大声疾呼：说谎！
但我又低声自问：
要是他们没有说谎？
万一他们歪打正着？
两股力量截然不同
拉我扯我让我归顺，
让我判断裁决，
让我站在他们之中的一边，
成为他们各自的帮凶。
我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疑团繁衍，逐步扩大，
愤怒的心在咆哮，
鲜血般殷红的帐幔
遮住眼帘。

塞维罗 你在胡思乱想。

胡利安 不，我没胡想乱想。
兄弟，我把心扉向你敞开。
假如我态度坚决，
拼命加以阻拦，
当他迈向大门槛，
我捷足先登用手阻拦，
埃内斯托哪能出走离开？
这点你是否想过？
他之所以走成，

恰恰是我不安的念头作怪，
它向我发出一种响声，告诫说：
“让城门敞开，随其进入，
然后紧闭，严加管理。”
在守卫荣誉的城堡里，
“城池中的守将
不轻信别人才算称职”。
心里所想与嘴里所讲不同
是口是心非：
大声呼喊：“埃内斯托，回来吧！”
“别再回转。”心中同时暗想。
对他貌似坦诚，
实际虚假懦弱，
狡诈而无情义。
不，塞维罗，
一个正直的人
不能这样行事。
（一下子坐在桌旁的扶手椅上，神情极其沮丧。）

塞维罗 看管好既年轻
又美貌，何况
感情过于奔放的妻子，
事情只能是这样。

胡利安 不应这么说我的特奥多拉！
她如同一个镜面，
由于我们的不慎，
用口中的哈气将镜面笼罩，
争先恐后的毒蜂

拥到镜前窥探，
遮住阳光的普照。
如今，在这面神圣的镜中
成堆的蛆虫蠕动猖獗，
我必须亲手驱赶
这些隐匿的阴霾，
让明镜高悬天日重现，
映出纯洁的蔚蓝一片。

塞维罗 这再好不过。

胡利安 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塞维罗 那你还有何欠缺？

胡利安 相差还很远。
我已对你倾吐
内心的矛盾。
我性格也因而
随之改变。
现在妻子见我，
总是愁容满面，
孤独、沉默寡言，
我也变了原样，
即使尽力复原，
种种努力徒然无效。
当她发现这一改变，
自然扪心自问：
怎么了？我的那个胡利安，
上帝，我爱过的丈夫何在？
我做错何事失去他的信任？

是什么卑劣想法将他纠缠，
把他从我怀里抢占？
一个阴影
横挡在我们之间，
一步又一步
把我们分开，
慢慢使我们疏远。
失去了亲密无间的信任，
也不见愉快幸福的交谈。
微笑已被冻结，
语调苦涩难咽。
我有的只是不该有的嫉妒猜疑，
特奥多拉有的只是悲哀的哭泣。
我的爱情受到损害，
我也亲手刺伤了她，
那女人的尊严和情意。
这就是我们目前的现状。

塞维罗 我们正走在
上天报应的道上，
既然你看得如此明确，
为什么不采取措施解决？

胡利安 我的努力全然无效，
我知道对她猜疑是无中生有。
但今天看来违背真实的谎言
也会在明朝转变得木已成舟。
我一步一步地失掉她，
他一环一环地赢得她。

有谁敢说今后这事不会出现。

(抓住塞维罗的手臂，表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嫉妒心理。)

我，腊劲十足，阴险伪善，
我，处事不公，专横跋扈，
而他慷慨又高尚，
总是温文尔雅、谦恭礼让，
还头顶一圈殉道者的圣洁光环。
谈吐文雅、举止潇洒、衣着讲究，
这种青年自然会得到女人的青睐。
在这场不平等的竞争中，
他的条件总占上风，
这是不言自明的情况。
他赢得我失去的一切，
对此，我回天无力，束手待毙。
对此，你也会坚信不疑。
再加上饶舌者们
恶语中伤的宣传，
尽管他们俩以实相告：
"我们从未相爱!"
但重复百次的谎言
也会变成至理真言。

塞维罗 喂，胡利安，
事情已经走到这步，
我觉得不如同意
他提出的远走高飞的主意。

胡利安 我恰恰是来劝阻他的打算。

塞维罗 这样你就太不明智，
他不是想去布宜诺斯艾利斯？
让他去，别从中阻拦。
祝他一路顺风，
愿航船满舵全帆。

胡利安 你愿意让我在特奥多拉的眼中
成为嫉妒成性而缺情少义的小人？
可怜的兄弟，你哪里知道：
一个被妻子瞧不起的丈夫
只能降到情夫的地位。
一个被丈夫蔑视的妻子
不仅只配做丈夫的情妇，
还会让丈夫蒙受耻辱，
无地自容，脸面全无。
你愿意我的妻子
在无边的苦海里，
为那不幸的流浪儿
愁思绵绵，
虽断犹牵连？
你哪里知道，
只要我在她脸颊上
发现一滴泪水，
就会立即想到
这是为埃内斯托
流淌、轻弹。
我恨不得用激怒的双手
将这泪水擦干。

塞维罗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胡利安　只能忍耐，别无良策。
这场戏如何收场
还得编剧人来定夺，
他们靠两眼睛编乱造，
好或坏也由双眼决定一切。
塞维罗　（走向舞台深处）我觉得有人来了。
仆　人　（在后台，没出场）七人就要回来了。

第三场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佩皮托，在舞台深处。

塞维罗　你来这儿干嘛？
佩皮托　（旁白）哎呀！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我当不成消息灵通人士了！
（大声地）这么说，咱们大家都来了。
再见吧，伯父！再见吧，父亲！
（旁白）霍，他们知道发生的事情。
（大声地）这么说，你们是来找埃内斯托的。
塞维罗　到这里，不找他还找谁？
胡利安　这个疯子干的事情你已经知道？
佩皮托　关于他干的……？当然，一点儿。
我只知道别人也知道的。

塞维罗 不是明天吗？当……

佩皮托 不对。

明天他就得离开，

那事今天就得处理完。

胡利安 （惊奇地）你想说什么？

佩皮托 我？

是佩佩·乌塞达昨晚

在俱乐部大门口

给我讲的事情，

他是内布莱达子爵的决斗助手。

要么是埃内斯托刺死对方，

要么就是性命被对方了结……

难道你们还不知道？……

胡利安 详情尽知。

（口气肯定，做手势不让塞维罗插话。）

塞维罗 我们……

胡利安 （旁白）塞维罗，别说了。

（大声地）听说他明天启程，

但今天还要跟人拼命……

当然，我来此是

不让他决斗和远行。

（这场戏中尽管是为了埃内斯托远行的事而来，但胡利安假装了解详情，哄骗佩皮托吐露真情。整个对话和表演的细节建议由演员自行处理。）

塞维罗 （旁白，对胡利安）什么决斗？

胡利安 （旁白，对塞维罗）我也不知道，

但很快就会明了。

佩皮托 （旁白）哼，我并非吃素的傻瓜。

胡利安 （用了解为情的口吻）我们知道……
是跟一个子爵……

佩皮托 对，是跟子爵这么一个人。

胡利安 埃内斯托跟人有场决斗，
一个可靠正直的人
刚一了解内情，
就向我们透露详情。
据说情况相当严重！……（佩皮托在旁边点头。）
当着众人的面
大争大吵全场哗然。（佩皮托点头。）
“你说谎！”“你说我骗人？”
出言不逊，对骂不停……

佩皮托 （兴高采烈地打断，夸耀自己知道得更多。）
对骂！？一记响亮的大耳光
打得满脸大开花！

塞维罗 谁打了谁？

佩皮托 埃内斯托打了子爵。

胡利安 是埃内斯托，你还不懂吗？
（对塞维罗）子爵把埃内斯托放在耻辱柱上烧烤，
埃内斯托实在无法忍受，
才失去自我控制能力。

佩皮托 确实如此。

胡利安 我不是对你说过，
那人给我讲述了前后经过。
（口气很肯定地）情况很严重吧？
（掩饰不住焦急的心情。）

佩皮托 非常严重。
我都觉得难以对你们开口。
但这对你们已不是秘密。

胡利安 出于什么动机，想要达到何种目的？
（很紧张地靠近佩皮托，佩皮托故意停顿一会儿，卖关子。）

佩皮托 一场殊死的决斗！
（带着胜利者的姿态看着他们两人，堂·胡利安和堂·塞维罗显得坐立不安。）
这位子爵既没害怕
也不躲避，
他是位好剑手。

胡利安 内布莱达为什么
挑起争吵？

佩皮托 可以说根本没有发生争吵，
待我慢慢向您们细说。
（停顿片刻，他们两人极其不安地走近佩皮托。）
埃内斯托原本计划
明天离开马德里城，
去加迪斯看看能否
买到“熙德[①]号”船票就启程。
由于路易斯·阿卡拉斯
应允给他写推荐信一封。

---

① 熙德原名罗德里戈·迪亚斯·德·毕瓦尔（1043？—1099），西班牙抗拒摩尔人入侵的民族英雄。“熙德”——古阿拉伯语，是对男人的尊称，是“主人”的意思。是摩尔人送给罗德里戈的绰号。

信件极其重要，推荐可靠有效。
这个可怜的小伙子
决定去咖啡馆
将信件拿到手。
但阿卡拉斯尚未来到，
只得在一旁等待，
咖啡馆里的顾客
谁也不知他姓甚名谁。
阿卡拉斯桌上的常客
眉飞色舞摇唇鼓舌，
继续高谈阔论。
谁也没有发现这青年
眉头紧锁，面部改色，
牙关紧咬，怒不可遏。
人们里外三层围拢，
将三寸不烂舌鼓动，
一手把半边天遮住。
牛鬼蛇神齐出动，
造谣生事显神通。
一团乌烟瘴气
赛过机车放的黑烟臭气。
茴香甜酒刚下肚，
杯盘狼藉桌上现，
烟头糖迹染台面，
大理石的咖啡桌
成为丑闻的解剖台。
一杯陈酒刚咽下，

一个“下贱”女人又上耻辱簿。
秽语恶言脱口而出，
博来满堂喝彩大笑。
一旦把他人闲事管尽，
使多少男人名誉扫地，
让多少女人冤沉海底。
不管这件还是那件
难道件件都是实情？
不过是社会上的闲言碎语，
咖啡馆餐桌上的桃色新闻。
当然，此话并非出自我口，
我也从未这样考虑。
埃内斯托持此看法，
谈情况时向我表明。

胡利安 快点讲！说下去！

佩皮托 指名道姓各个点过，
最后的名字钻入耳中，
埃内斯托无法忍受，
拍案疾呼：谁敢让这位
正人君子蒙受耻辱？
说者回答：是一位夫人，
姓甚名谁直呼其名。
埃内斯托怒形于色，
一头冲向内布莱达。
可怜的子爵仰面躺倒，

那儿成了阿格拉曼王的战场[1]。
简单地说，
今日将在一间大厅
比剑决斗，但我不知是在何处？

胡利安 （用力抓住佩皮托的手臂。）
前面说的那个正人君子是我？

佩皮托 先生！

胡利安 特奥多拉就是那个女人？
她的、我的、我们的名誉，
是在什么地方扫地的？
（双手捂住脸跌落在扶手椅上。）

塞维罗 （旁白，对佩皮托）瞧你粗心，干出的好事！

佩皮托 他不是什么都知道吗？
我还以为……

胡利安 脸面丢尽！威信扫地！

塞维罗 胡利安！（很亲切地靠近他。）

胡利安 是真的，我知道，
哎！当我缺乏自信
就会灵魂出窍。（使劲地抓住他弟弟。）
上天啊！为什么他们
对我这般横加凌辱，
他们凭什么对我们随意践踏。
没什么了不起，我清楚
作为一个骑士，我应如何反应。

---

① 意大利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33）的骑士叙述长诗《疯狂的罗兰》中的穆斯林国王阿格拉曼，击败了法国查理大帝的军队，围困了巴黎。

塞维罗，你能帮助我吗？

塞维罗 如果你同意，我愿誓死效劳！

（两人紧紧握住手。）

胡利安 （对佩皮托）决斗时间？

佩皮托 三点钟整。

胡利安 （旁白）我要宰了他！

是的，我要杀掉他！

（对塞维罗）咱们走！

塞维罗 去哪儿？

胡利安 去找子爵。

塞维罗 你想干什么？

胡利安 我想……

我试图竭尽全力

讨回被损害的声誉，

挽救胡安·阿塞多之子

危在旦夕的性命。

（对佩皮托）谁是决斗助手？

佩皮托 阿卡拉斯和

鲁维达两人。

胡利安 我认识他们两个。

让他留在此处，（指着佩皮托。）

也许埃内斯托就会回来。

塞维罗 明白了。

胡利安 你直接出去打听

决斗的具体场地。

塞维罗 你已听说了。

胡利安 来吧！

塞维罗 胡利安，你怎么了？

胡利安 一种欣慰，
很久没有的感觉。
（神经质地拉住塞维罗的手。）

塞维罗 欣慰！你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胡利安 与这小子相会很高兴。

塞维罗 与内布莱达？

胡利安 对。这下好了。今日之前
尚摸不着造谣生事者，
无法看清其本来面目。
现在终于得知藏匿处，
最终使他现出原形，
原来是个子爵式人物。
你这魔鬼三个多月来
血口喷人、造谣中伤，
今天，你得小心，
我要以牙还牙、一决雌雄。
（胡利安和塞维罗从舞台深处下。）

第 四 场

佩皮托一人。

佩皮托 得，先生，好一桩事情错综复杂，

毫无道理的一团乱麻。
不管怎样，伯父干了蠢事一桩。
竟让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孩
跟一个充满浪漫想法的、
英俊的青年常来常往，
何况三人同住一个屋檐下。
他们只有姐弟间的纯洁友情
这明明是指天发誓的大谎话。
他把她视作姐姐，
对伯父敬如父亲。
我可是个狡猾的狐狸，
虽说年龄不大
但是见多识广。
这么年轻的一对，又非一母同胞，
鬼才相信姐弟的纯洁情谊。
从人们的话语，我们可以推测，
瞧瞧那股亲热劲，人们
哪能接受和理解。
干吗一定往好处想？
人们不是常常看见
他们出入剧院闲逛
有时还在莱蒂罗公园
并肩漫步踟蹰而行？
确确实实看见他们俩在一起，
看在眼里，话从口出。
埃内斯托对我指天发誓：
“绝无此事”，

两人“几乎从未”这样外出。
“只有一次”，这已足够。
如果一天里有一百个人
看见他们是这般模样，
就会变成不同的百天里
看见他们上百次相聚。
先生，有这些旁证材料，
谁还会去核实调查：
他们俩真是姐弟情谊
心地坦荡、无猜？
一起散步，仅此一次
还是次数多得无法统计？
这么做既无必要也不合适
此外多少有些荒唐和滑稽。
看见他们俩的人都这么说，
他们说的并非捏造也非撒谎。
我看见他们一次。另一个也说“我见到”，
一次加一次，便成为有把握的两次，
“我也看见了”，这就变成了三次。
另一个是第四，再有另一个就是第五次。
他们好心地运用加法
一直加到无限的次数。
他们之所以看见，因为平时很留心，
上帝赋予的五官
就是为了及时享用，
何必礼让不去使用。
在这个世上人人应牢记

不给别人留下可乘之机，
就等于排除险情、杜绝攻击。（暂停片刻。）
对这"坦荡、清白"的情愫
我得留神。
情感一向是个复杂棘手的问题。
因此在我个人看来，
他与特奥多拉如此接近
反而坐怀不乱，岂非怪人。
也许他是个哲人、学者、
数学家、物理学者，
但他们也得食人间烟火，
都是具有情感的人。
而另一个体态优美诱人，
这就足已构成犯罪物证。
多么希望这些墙壁能够与我对话，
多么希望散落在这间房间里的
埃内斯托的内心思想
能够聚拢变成可见的外形，
嘿！瞧，比如说，
那个照片镜框只剩下框框，
而另一个照片里
堂·胡利安神采奕奕，容光焕发。
过去特奥多拉与我伯父的
两张照片一向并排陈列。
而如今她的照片不见，
已被取下，为了什么？
是为了避免感情再受干扰？（在桌前坐下。）

假如是这个原因，这很不好。
假如把它置于最佳角度，
使之更贴近心窝——
一个神秘莫测的庇护场所，
那就更加糟糕。
飘浮在空间、搬弄是非的
小鬼们正在编织着
捕获猎物的无形大网，
你们有疑团就能对他声讨。
你们毫不留情地指控
这个不可思议的哲人！
（他看着桌子，发现但丁的《地狱篇》。）
这是他内心情感的另一种表现。
我来此看他不只一次，
但是这部优美作品
总是打开置于桌上。（翻看。）
“但丁：神曲”
这是他偏爱的诗篇。（又看了一次。）
看来仍旧停留在
弗兰齐丝嘉那个篇章。
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我已猜中、认定：
不是埃内斯托从未读过
就是他只爱读这一篇章。
我发现这儿有水迹一道，
好似泪水掉下的痕迹，
先生啊！

婚后宁静生活多么不易！
什么样的神秘深渊
把你等待！
一张撕碎的纸片？（从桌上或地上捡起。）
噢，还残留一些笔迹。
（站起来走近阳台，试图读这张捡起来的纸头。这时埃内斯托进来，站住看着佩皮托。）

第 五 场

佩皮托和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你在看什么？
佩 皮 托 你好！埃内斯托！
一张纸头
被风刮来。
埃内斯托 （拿着看了一下，然后又还给佩皮托。）
我不记得上面写的东西。
佩皮托 是些诗句。你听。
（很困难地读着。）
"你的烈焰把我吞没。"
（旁白）是献给特奥多拉的。
埃内斯托 随手练笔。
佩 皮 托 （不再往下读）只这几行。

埃内斯托　我们的生命没有价值
就像这纸头一张：
几声痛苦的呐喊
几捧被弃的灰烬。
佩 皮 托　这是你写的诗句？
埃内斯托　是的。
有时闲来无事，
任笔横竖奔飞，
此诗昨夜写出。
佩 皮 托　为了求得灵感
将自己置于创作环境之中，
你向但丁文学大师
伸出求援之手？
埃内斯托　大概是……
佩 皮 托　不用说，
这是部巨作，
弗兰齐丝嘉的轶事[①]。（指着那本书。）
埃内斯托　（带有讽刺、不耐烦的口吻。）
今天你到这儿来
就为把我刺探。
佩 皮 托　活见鬼！没法全都弄清。
这里，这部打开的书
我真不懂其中意思，
你得给我解释一番。
你读一本爱情书

① 见序曲的第四场。

只是用它耗时光。
书中的弗兰齐丝嘉和保罗
来到但丁所描述的地方，
流泪阅读朗斯罗[①]与
归内维尔女王的恋爱曲。
这种爱法未免有些愚蠢。
这一烈火燃烧这种顽石，
阅读此书带来一个亲吻，
英俊青年心中欲火燃烧
全身颤抖亲了女孩香唇。
佛罗伦萨的诗人
借此场景和机会，
语调绝妙非凡，
手法简洁明快，
描绘了你翻开的这一段。（指着《神曲》一书。）
有个问题我不理解：
“那本书和写书人
就是我们的加勒奥托[②]：
那天我们没再往下读。”
“没再往下读”此话我懂。
我的疑难并不在此。
只是，请告诉我，这加勒奥托

① 朗斯罗是圆桌骑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在亚瑟尔王的朝廷里，他爱上了归内维尔王后。他是古代法兰西传奇《湖上的朗斯罗》中的主人公。

② 加勒奥托是《湖上的朗斯罗》传奇中的另一个角色。他撮合了王后和朗斯罗的第一次相会，“加勒奥托”从而变为“淫媒”的同义词。

为何出现，又是何种身份？
你肯定清楚这点。
它是你所写戏剧的（指着几张纸，看来是剧本草稿）
大标题。它一定会给你
带来不少荣誉。咱们瞧一瞧。（拿起剧本翻看。）

埃内斯托 加勒奥托是
王后与朗斯罗
爱情的媒介，有个绰号
叫“月下老人”或
“拉皮条的人”，
为了避免过于刺激神经
引起轩然大波，
才动用加勒奥托此名。

佩 皮 托 很好，正确，我已领会理解。
难道在卡斯蒂利亚语言里
找不出更恰当、现成的词？

埃内斯托 极其准确又唾手可得的词，当然有。
这种职业能把别人的
轻俏变成自己的多乌隆[①]，
迎合人们的喜好，
让各种人的意愿
殊途同归。表达此意
自然有恰当词语，
我也心中有数。
假如剧本封面（指着剧本）

① 西班牙古钱币。

用了很形象又具体的词语
我将陷入窘境无疑，
何况我也不会如此行事。（从佩皮托手中拿回剧本，丢到桌上。）
从每个特殊的情况
发觉一种特殊要点，
加勒奥托有时竟是
社会上的每个成员。
它起了媒介作用，
自己不一定知晓。
归因面貌各异的
陋习将人们左右操纵。
但损害名声、造谣中伤的伎俩
如此令人发指，
另一个加勒奥托行径举世罕见。
一个男人还有某个女士
各自愉快和谐安居乐业，
履行遵守每人的义务，
一切显示得美满幸福，
从没引起别人的关注。
在这著名的城市里
好景始终维持不长，见鬼！
皆因某一天早上
人们看到他们俩。
就从那天开始，
不知是卑鄙的目的所趋
还是有个顽固不化的头脑，

整个社会
竟无缘无故坚持认为
这对男女藏有隐私，
品德不端，行为不轨，
这样认为就这样去讲：
没有理性使之改邪归正，
没有人能阻止这眉来眼去，
结果本地最正直者名誉扫地。
这种行径着实令人发指，
最初造谣者毫无道理，
末了毁誉者却事事占理。
这对可怜的人
被这种气氛围困，
被这股逆流吞没，
所受压力这么大，
不知不觉中相互靠近，
原无此意被生扯一起。
他们俩倒下时只得相互搀扶，
他们俩临死前只会相爱不已。
世人成了诋毁名声的主将，
造出的种种谣言将人击毙。
这就叫加勒奥托……
（旁白）滚开！滚开！
撒旦的思想，
你的烈焰把我吞没！

佩皮托 （旁白）假如特奥多拉也这么想，
上帝快快保佑堂·胡利安！

(大声地)这么说,昨晚写下的诗
就是涉及这个主题?

埃内斯托 不错。

佩 皮 托 你很快就得
跟内布莱达比剑
还如此冷静悠闲,
不在乎一切事情,
还在诗词格律上
浪费时间。
内布莱达剑法熟练
而且算是一条硬汉。
为啥你不练练击剑,
来个“直刺紧逼”或“一停三击”,
何事不胜过
你冥思苦想寻找韵律,
绞尽脑汁地编撰诗句?
你还如此沉着不急,
可否想过
站在子爵面前
才是大事一桩?

埃内斯托 我没有细想。理由充分:
如果我杀死他,“大家”获胜,
如果他杀死我,我是赢家。

佩 皮 托 好,但愿如此。

埃内斯托 咱们别再谈这话题。

佩 皮 托 (旁白)现在我巧妙地问他……
(靠近他,小声地)决斗就在今天?

埃内斯托 对，就在今天。

佩 皮 托 去郊外决斗？

埃内斯托 那个时间已不可能

这场决斗要避人耳目……

佩 皮 托 在某人家里？

埃内斯托 是我提出的决斗场地。

佩 皮 托 在哪儿？

埃内斯托 就在这上面。

（以冷冰冰、无所谓的口吻回答所有这些话。）

有间闲置不用的房间

从天窗射进一道光线，

没人会注意那个场地

它是理想的决斗战场，

又无需花钱另租地方。

佩 皮 托 现在还缺什么？

埃内斯托 利剑一把！

佩 皮 托 （走近舞台深处）外面有人说话，来人了……

（对埃内斯托）是决斗助手？

埃内斯托 很可能。

佩 皮 托 （将头探出门外）好像一个女人的声音。

埃内斯托 （也向那边走去）不过，为什么不让他们进来？

第　六　场

埃内斯托、仆人和佩皮托。

仆　　人　（神秘地）有人在打听我们先生。
佩 皮 托　何人在打听？
仆　　人　是位夫人。
埃内斯托　真奇怪。
佩 皮 托　（对仆人低声说）是要钱的？
仆　　人　（对佩皮托低声说）她哭哭啼啼。
佩 皮 托　（大声地）长得年轻吗？
仆　　人　说实话我无法
对您说清楚：
前厅过于黑暗，
这位夫人
又是遮面打扮，
要想看清她
难于上青天。
说话声音如此低
很难明白她意思。
埃内斯托　会是谁呢？
佩 皮 托　来人想见你。
埃内斯托　我猜不出是谁……

佩皮托 （旁白）事情让人困惑不解。
（大声地）喂，你忙你的事，
拥抱告别，好运气。（与埃内斯托拥抱，并拿起帽子，对仆人）傻瓜蛋，你还等什么？

仆人 那么说，先生让来人进门。

佩皮托 面临这类事情
需要揣摩人意。
遮面女人要进来，
就算天塌地陷
也别打开大门。

埃内斯托 （对这时已经站在门口的佩皮托）好了，再见。

佩皮托 再见，埃内斯托。
（他与仆人从舞台深处下。）

埃内斯托 一位夫人？……为何而来？……
出于什么原因？（停顿片刻，这时特奥多拉出现在舞台深处，头部用围巾遮住，走了几步又停下。）
她已经进入。

第七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她站在舞台深处不敢往前走。埃内斯托在舞台前景处转向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您打算和我谈，

夫人，您认为合适，就请讲……

特奥多拉 （摘掉面纱）对不起，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我做得不对，不是吗？

埃内斯托 （迟疑地、结结巴巴地）我……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清楚……
出于什么原因
我能有此殊荣。
哎，我在说些什么？
这下可有我的好戏看了！
假如您的尊严在此
得到尊重和体现，
事情就得如此，别无他法。
（十分激动地）夫人，何必去担心
您的到来是错事一桩？

特奥多拉 没什么……往日
它永远成为过去。
从前挽着您手臂
穿行于大厅之中，
我从未心跳和脸红，
出于心胸很坦荡
毫无胆怯与顾忌。
听说明天您启程
奔赴美洲新大陆，
您要走，我自己……是的，
如同其他远行者
也许一去不复归，

就要失去一挚友
心中恻恻又愀怆，
要在过去我自己
敢当夫君众人面
与您拥抱撒泪别。

埃内斯托 （想做一个动作，但又停止。）
啊！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但是，现在……
今非昔比，
咱们俩之间
有道深渊。

埃内斯托 夫人，您说得对。
如今咱们两个人
无法姐弟般相爱。
假如见面相拥抱
会玷污彼此双手，
美好关系已过去，
彼此只能多克制，
需要相互成仇人……

特奥多拉 （天真又不安地）为何相互成仇人？

埃内斯托 我说过此话？
恨您——可怜的夫人？

特奥多拉 的确说过。

埃内斯托 请您当成耳旁风。
有朝一日需要我，
请您提出别耽搁。
即使是赴汤蹈火

我要为您无所惧……
(很激动，后又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改变语气。)
只是要尽我义务。(暂停片刻。)
反目成仇！要是由我嘴
脱口说出这个词，
那是因为我考虑
给您——如此善待我的好人
带来麻烦和后果，
尽管未料此结局。
特奥多拉，您应恨我，
不该我去抱怨您。

特奥多拉 (悲伤地)他们使我终日哭泣，
对，一想此事泪水淋漓。
(很温柔地)然而怎能把此事
归罪于您，埃内斯托。
经过冷静地思考
谁也不应指责您。
世道冷酷又无情
人们造谣持恶意，
再说我可怜的胡利安
性格怪僻难捉摸。
身处此境您何错？
他发脾气我痛苦，
语气尖刻刺我心。
愤懑过度会短命，
为何怀疑我忠心？

埃内斯托 这种局面我没想到，

也许出于本能天性，
处处防范爱起疑心，
即使面对自己兄弟
也不放过蛛丝马迹。
（情绪激昂。突然停下，因为发现解释来解释去又要回到原来失言之处。这时特奥多拉听到门外有声响，就走向大门。旁白。）
我的心啊！你欲往何方？
在你深处有何想法？
你口中说他人造谣
你的举止却提供旁证。

特奥多拉 您听……有人来了。

埃内斯托 是两个人……
（走向舞台深处）是他们？

特奥多拉 （有些害怕和紧张）这是胡利安的声音！
他要进来……

埃内斯托 不会的，他已经站住了……

特奥多拉 （同前，好像在问埃内斯托。）
要是胡利安……
（做出要往右侧去的动作，但被埃内斯托既坚决又很有礼貌地拦住了。）

埃内斯托 如果是他进来，哪儿也不用藏。
心正不怕敲鬼门。
如果是多事的小人，
特奥多拉，您就躲在那儿。（指着右边的门。）
没事了，没事了。（听着外边。）

特奥多拉 我的心快要

蹦出我胸腔。

埃内斯托 别再担心，
要进屋的已经离去，
或许都是我们的梦幻。（走向舞台前景处。）
上帝啊！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同上）埃内斯托，
来此只想谈谈心，
时光却流逝快如箭……

埃内斯托 飞逝而去！

特奥多拉 好，我要想说……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请您原谅，
但是可能会有人来，
他们也该到来，
若被碰上不够方便。

特奥多拉 我来此处
正为此事，
就为阻止别人来。

埃内斯托 您是说……

特奥多拉 一切我尽知。
我害怕您
为我流尽鲜血。
我看见眼前血流淌，
我感觉这里直喷涌。
（手捂着胸膛。）

埃内斯托 胸中热血，
满腔沸腾。
决心已下，

暂刃子爵！
他不是想让别人蒙耻辱？
他只能得到流血的回敬。

特奥多拉 （吃惊地）让他死？

埃内斯托 当然。（制止特奥多拉的请求动作。）
一切我都愿听从您，
从这儿您可得到一切，
但只有一件事例外：
想起这件奇耻大辱，
我绝不怜悯内布莱达，
休想让我心慈手软。

特奥多拉 为了我决斗？

埃内斯托 为了您！

特奥多拉 如果真是这么回事，
可会变成大丑闻！

埃内斯托 很有可能。

特奥多拉 我亲自前来调解求情，
您非但不想放弃决斗，
还说什么会变成丑闻。

埃内斯托 我无法避免这场决斗，
只能以牙还牙来严惩。
这么思考也这么说出，
一切后果均由我承担。
既然他们挑起这争端，
那么我只能还击惩办。

特奥多拉 （走近埃内斯托，好像怕她自己听见，低声。）
那么，胡利安怎么办？

埃内斯托 胡利安？又怎么了？

特奥多拉 假如让他知道！

埃内斯托 迟早总会知道。

特奥多拉 那他将会有何想法？

埃内斯托 他还会怎么说？

特奥多拉 为我清白名誉去决斗
除了爱我的丈夫以外，
谁能有此勇气和权力？

埃内斯托 不是为了维护一位夫人的名誉吗？
不管哪个正直的人，
只要听到对妇女诬陷，
不管是否与那妇人
沾亲带故或是熟人，
均应挺身而出来相助，
这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只不过是我自己。但
为何要去决斗？
为何当场为您辩护？
皆因我在场耳闻恶语。
谁能懦弱退缩量得失？
难道我不是现场目击人？
在场的第一个人
就应承担此事，
别人无法代替。

特奥多拉 （很用心地听着，被埃内斯托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感染，热情地握住埃内斯托的手。）
品德高尚，为人正直，

埃内斯托您此名不虚。
（又停止，离开埃内斯托，悲伤地。）
但是，这样一来，埃内斯托，
（十分肯定地）我的胡利安就要脸面丢尽。

埃内斯托 脸面丢尽？

特奥多拉 肯定这样。

埃内斯托 是何原因？

特奥多拉 无法说清。

埃内斯托 谁会议论？

特奥多拉 公众舆论。

埃内斯托 但为何故？

特奥多拉 有人挺身而出
还击谣言中伤，
惩治无理之徒，
但并非我的丈夫，而是……
（放低声音，低下头避开埃内斯托的目光。）
站在他的立场
惩治毁誉者们，
只会扩大事态。

埃内斯托 （被说服，但还不完全赞同。）
如果会导致这局面，见鬼！
还真得周全去考虑，
否则无地自容难生活！

特奥多拉 我也这么看。

埃内斯托 如果真这样，事情复杂又可怕。

特奥多拉 所以您就让让步吧！

埃内斯托 这不可能。

特奥多拉 我恳求您!

埃内斯托 不行。

特奥多拉,这很清楚。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最好胡利安蒙在鼓里,

由我对付可恨的子爵——

这个衣冠禽兽,记住,

他还是个好剑手。

特奥多拉 (面对这种保护,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觉得埃内斯托多少让胡利安丢了面子。)

我的丈夫

也有一颗火热的心!

埃内斯托 真糟糕!

要么是我没说清,

要么是您没听清。

他的胆识我了解。

但维护名声尊严

要面临殊死决战,

两个对手怒发冲冠,

难以猜测和预言

会出现怎样的结局;

无法预料谁倒下,

也不清楚谁会伤。

堂·胡利安与埃内斯托

必有一人前去应战,

(诚恳又悲切地)该谁去,含糊不得二选一。

特奥多拉 (极为不安地)您去? 不行! 另一个,也不行……

埃内斯托 为什么？这是命中注定。
我死，别人毫无损失，
我自己也无重大的损失。

特奥多拉 （几乎无法控制，要哭出来。）
看在上帝份上，可别这么说！

埃内斯托 我在这世上有何牵挂？
拥有什么友谊？
有什么甚笃的情爱？
又会有哪个女人
跟在遗体后面
流尽爱的泪水？

特奥多拉 （控制不住流淌的泪水）整个晚上
我一直为您祈祷，
您反而说没人会……
（一种感情爆发）我不愿意您去死！

埃内斯托 （激动地）啊！可以为任何人祈祷，
眼泪却只能为一人流淌。

特奥多拉 （奇怪地）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因自己失言而惊诧）什么？

特奥多拉 （离开他）没什么……

埃内斯托 （低下头不敢正视特奥多拉）对，
刚才我说的那句话
说明我荒唐又随便，
恳请您别往心里去。
（停顿片刻，双方沉默不语，一个远离另一个，谁也不敢看谁。）

特奥多拉 （指着舞台深处）您听又……

埃内斯托 （转向特奥多拉所指之处）人已到了。

特奥多拉 （走向舞台深处，侧耳细听。）
他们想要进来……

埃内斯托 （动作同上）没错。
（指着他的卧室）特奥多拉，到那里去。

特奥多拉 我身子正
不会影斜。

埃内斯托 不是您丈夫。

特奥多拉 不是胡利安？

埃内斯托 （把她带到右侧）不是。

特奥多拉 （站在门口乞求着）我希望……
您把决斗取消。

埃内斯托 真见鬼！我已经打了他
重重一记耳光……

特奥多拉 我怎么不知道！
（绝望地，深知一切都无可挽回。）
那么，您逃走吧！

埃内斯托 让我逃走！

特奥多拉 为我！为胡利安！看在上帝份上！

埃内斯托 （绝望地）让对手咬牙切齿恨我，我毫不在乎，但让他人蔑视鄙夷我，这万万不成！

特奥多拉 再问一句话，
是决斗的助手来找您？

埃内斯托 还不到时候。

特奥多拉 说的是真话？

埃内斯托 真话，特奥多拉。
您讨厌我吗？

特奥多拉 永远不会。

佩 皮 托 （在外面）我得见到他！

埃内斯托 快进去！

特奥多拉 是。（进入右侧门。）

佩 皮 托 谁不让我进来？

埃内斯托 啊！是造谣中伤反对，
是怕不法行为变成真。

第 八 场

埃内斯托和佩皮托。佩皮托在舞台深处情绪极其激动不安，没戴帽子。

佩 皮 托 到地狱去吧！我要进来！
埃内斯托！……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怎么了？发生何事？

佩 皮 托 不知该如何对你说……
需要……

埃内斯托 说呀。

佩 皮 托 我脑子一团浆糊乱糟糟！
天啊！天啊！谁会想到！

埃内斯托 发生什么事？
快点说清楚。

佩 皮 托 （极快地）发生什么？

一桩不幸事件！
胡利安得知你们决斗
前来你处找，可你人不在，
又把你决斗助手去寻找，
大家一同奔向子爵的家园。

埃内斯托 到内布莱达家？
那又会怎么样？

佩 皮 托 真见鬼！
如同一场暴风骤雨
冲走原来定的协议，
打乱过去所有的意愿。
总之，一切全乱套，
正中堂·胡利安下怀。

埃内斯托 接着说，快点讲！

佩 皮 托 （离开埃内斯托走向舞台深处。）
他们已经上来……

埃内斯托 谁？

佩 皮 托 他们呗！（向外探头远望。）
他们正把他架过来……

埃内斯托 （狠狠地一把抓住佩皮托，把他拖到舞台前景处。）
你说的这些
让我吃惊！说下去，快，快。

佩 皮 托 他逼子爵来决斗，
说无法避免此事件，
子爵回答："咱们就一对一。"
说罢堂·胡利安往回转，
是来你家说明白，

可是吃了闭门羹。
你的仆人把大门关，
说你正会见一位夫人，
无论哪位都一律谢客。

埃内斯托 那后来呢？

佩 皮 托 堂·胡利安出门说：
“这样更是好条件。
一切由我一人来完成。”
他、内布莱达和助手们，
我爹还有我也赶到，
大家一同到了楼上，
你明白了吧……

埃内斯托 他们两个决斗了？

佩 皮 托 一个怒不可遏，
一个满腔怒火，
两条汉子伺机寻找战机
设法找到剑头对的靶心——
对方心脏。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呢？不！你在说谎！

佩 皮 托 他们已经到了这里！

埃内斯托 别说了！别说了！
小声告诉我，谁被……

佩 皮 托 瞧，他们在那儿了。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鲁埃达从舞台深处上场。受伤的胡利安由后两人架着。他们的排列顺序是堂·塞维罗、堂·胡利安和鲁埃达。）

埃内斯托 我的天啊！

第 九 场

埃内斯托、堂·胡利安、堂·塞维罗、佩皮托和鲁埃达。

埃内斯托 堂·胡利安！我的恩公！
我的朋友！我的父亲！（急速哭着冲过去。）
胡 利 安 （声音微弱地）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都是我不好。
塞 维 罗 咱们快些。
埃内斯托 父亲！
塞 维 罗 他伤口很疼！
埃内斯托 都是我的错。
胡 利 安 不对。
埃内斯托 都由我引起。
请您原谅我！
（在堂·胡利安的右侧拉住他的手，侧身跪下。）
胡 利 安 你已履行自己诺言
无需再去进行决斗，
我也完成应尽义务。
塞 维 罗 要一张床！
（离开堂·胡利安，改由佩皮托搀扶。）
佩 皮 托 （指着右侧的房门）咱们扶他进那里！

埃内斯托 内布莱达！

塞维罗 别再发神经。

难道还想再逞强，

再刺一剑结果他？

埃内斯托 （抑制地）发神经！啊！走着瞧！

我们两人要较量，这是我的权利！

（快速奔向舞台深处。）

塞维罗 抬到你卧室，放在你床上……

（埃内斯托已到舞台深处，听后吓得站住了。）

埃内斯托 抬到哪儿？

塞维罗 里边。

佩皮托 对！里边。

埃内斯托 不行！

（急促地用身体挡住门。搀扶着几乎半死的胡利安的人们吃惊地站住。）

塞维罗 不让抬进去？……

佩皮托 你疯了？……

塞维罗 靠边站！没听见？人都快死了！

胡利安 他说什么？他不愿意？

（用既惊异又害怕的目光看着埃内斯托。）

鲁埃达 我真弄不明白！

佩皮托 我也一样。

埃内斯托 他要死了！他在哀求我！

他怀疑我！父亲！

塞维罗 一定得抬进去！

（越过埃内斯托的肩头推开门，特奥多拉出现。）

埃内斯托 天啊！

塞维罗
佩皮托　是她！

鲁埃达　一个女人！

特奥多拉　（急促地跑向胡利安并拥抱他。）
我的胡利安啊！

胡利安　（推开她，看着她，用了很大劲才挣脱扶着他的人站立起来。）
是谁？特奥多拉！
（昏倒在地。）

【幕　落。】

第 三 幕

场景与第一幕同。沙发被一把扶手椅代替。夜晚。桌上摆着一盏点燃的灯。

第 一 场

佩皮托在中场右门处听了一会儿，又走向舞台中央。

佩 皮 托 危机终于过去，
至少没有新消息。
堂·胡利安真可怜，
伤势严重性命难延。
生命天平的指针
在生死之间摆动不定。
一种死亡正在等待，
另一死亡又向他袭来：
躯体精力耗尽，荣誉遗臭万年。

这两种深渊
比无指望的爱情
不知要深邃多少。
见鬼！家中发生悲剧，
弄得我比那写诗人
更加感情用事情意缠绵。
丑闻、决斗、死亡、
背叛、名誉扫地，
方方面面在我脑海
构成乱麻一团！
上帝！何等天日！
怎样的夜晚！
更糟的事情
又会怎样出现？（暂停片刻。）
照此状况
若劝伯父
超脱痛苦，
方法实在愚蠢不当。
一种想法在脑海
生根，纵有回天之力，
谁能将它
从双眉紧锁的大脑排开？
他应该明白知道：
伤势严重生命垂危，
不宜从埃内斯托家挪开，
任何头脑清醒理智的人
都会对此清楚明白。

是谁来了？（走向舞台深处。）
噢，我母亲来到。

第　二　场

佩皮托和堂娜·梅塞德斯，在舞台深处。

梅塞德斯　塞维罗呢？
佩 皮 托，还在守护他哥哥。
我知他一直爱他，
但没有想到
爱得如此深沉。
假如我担心的事发生……
梅塞德斯　你的伯父他怎样？
佩 皮 托　在受活罪，沉默不言。
时而嗓音嘶哑粗暴
高喊："特奥多拉！"
时而双手紧抓床单
呼唤："埃内斯托！"
随后又像一尊塑像
直挺挺地卧床不动。
两眼发直盯着房顶，
象征死亡的冰冷汗水
不断滚淌在饱满的天庭。

体温突然迅速上升，
他从床上猛然坐起，
竖起双耳仔细聆听，
说“她”和“他”在外等待，
跳下床想出去会见。
我父亲泪流满面，
一再乞求和宽慰
才使他平静如前。
真使他宁静下来？不可能。
激怒的鲜血在体内沸腾，
愤怒的火焰在胸膛燃烧。
母亲，要是你看到
他那歪七扭八颤抖的双唇，
他那犹如兽爪干枯的指头，
就会感到伤心难受。
我觉得
那头白发像蔓草横生，
那对瞳仁正逐步扩大，
它们好似气急败坏地拽住
游弋在身边的死亡阴影。

梅塞德斯 你父亲见他这样，
脑子又会怎样想？

佩 皮 托 他很难过，
发誓为兄报仇。
他也切齿咬牙地呼叫
“特奥多拉”还有“埃内斯托”。
正像上苍的意愿，没让三人相见，

假如他遇见这对恋人
岂能压住攻心的怒火！

梅塞德斯 你父亲人很好。

佩 皮 托 非常好。
但是脾气躁。

梅塞德斯 是这样，但发作却很少。
他不常发火，
除非不得不这样做……

佩 皮 托 除非得到应有的尊重
否则像下山的孟加拉虎。

梅塞德斯 他总是事出有因，理由充足。

佩 皮 托 我知道他总是有理，
这次又是做得在理。
特奥多拉在哪里？

梅塞德斯 在楼上，
不停地哭泣，还想到楼下。
这个抹大拉的马利亚！[①]

佩 皮 托 实实在在！
她是悔过出家的妓女
还是放荡的不贞之妇！

梅塞德斯 别这么说，她很不幸！
她还是一个孩子！

佩 皮 托 她就这样天真无邪
那么轻信甜言蜜语

---

① 抹大拉是地名。加上抹大拉就与另外一个马利亚区别开了。抹大拉的马利亚曾有七个魔鬼附体，后被耶稣赶跑。

做出纯洁温顺的模样
毁掉了堂·胡利安！
就算你的说法有理：
“她还是一个孩子！”
孩子家能做此丑事，
天知道她成人之后
又会变得怎样荒唐。

梅塞德斯 她还不算什么罪人。
你那朋友写剧本的
恶棍梦想家和诗人，
才是罪恶的祸根。

佩 皮 托 这我不否认。

梅塞德斯 那人现在哪里？

佩 皮 托 唉！
受到良心谴责的埃内斯托
负疚之心无法摆脱，
正在街道广场踱来踱去。

梅塞德斯 他感到内疚？

佩 皮 托 很可能。

梅塞德斯 多么悲伤！

佩 皮 托 多么不幸！

梅塞德斯 真让人沮丧！

佩 皮 托 真残酷无比！

梅塞德斯 叛徒！

佩 皮 托 刽子手！

梅塞德斯 莫大丑闻！

佩 皮 托 空前绝后！

梅塞德斯 胡利安多可怜！
佩 皮 托 这一年多背运！

第 三 场

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与仆人。

仆 人 堂·埃内斯托求见。
梅塞德斯 他竟有胆敢露面……
佩 皮 托 胆大妄为令人惊叹！
仆 人 我想他是……
佩 皮 托 你想得不对。
仆 人 他只是顺便来瞧瞧，
听他对车夫说道：
“等一会儿，就出来。”
这样我才来禀报……
佩 皮 托 （对他母亲）怎么办才好？
梅塞德斯 让他进来再瞧。（仆人下。）
佩 皮 托 我来对付他。
梅塞德斯 使用策略很重要。

第　四　场

堂娜·梅塞德斯、佩皮托和埃内斯托在舞台深处。堂娜·梅塞德斯坐在安乐椅上，佩皮托在一旁站着。埃内斯托在中场处，没人理睬他，没人向他问候。

埃内斯托　（旁白）从今起我将受到
蛮不讲理的虐待，
尽管我无辜清白，
却对我视而不见
如同敝屣般对待。

佩　皮　托　（转向埃内斯托，冷冷地）埃内斯托，你听着。

埃内斯托　什么事？

佩　皮　托　（同上）我想告诉你……

埃内斯托　是让我出去？

佩　皮　托　（改变口气）我？上帝！怎么这么想？
是的，只是……想问问……
（好像边说边找合适的词）是真，还是……
后来……去找了子爵……

埃内斯托　（语调低沉，低下头）是的。

佩　皮　托　你结果了……

埃内斯托　我发疯般跑下去，把他们阻拦，
我们重新跑上楼，我关好大门，

两个助手，两把利剑，
后来……我不知道……两剑撞击……
一声叫喊……一记猛刺……
“哎呀！”一声……鲜血直流……
刺杀者岿然屹立……中剑者躺倒在地。

佩 皮 托 我的天！你好剑法。母亲，您可听到？
梅塞德斯 又多一笔血债！
佩 皮 托 内布莱达罪有应得。
埃内斯托 （走近）梅塞德斯，发发善心，只问一句！
堂·胡利安呢？堂·胡利安现在怎样？
您要知道我多么忧虑不安、痛苦无边！
大夫他怎么讲？
梅塞德斯 他的伤势很严重，
若您进去探视他
只会给他增痛苦，
使他更往死亡靠。
请您尽快离开这儿。
埃内斯托 我想看看他。
梅塞德斯 请您马上离开。
埃内斯托 不。
佩 皮 托 过分傲慢无礼！
埃内斯托 （对佩皮托）这话过奖。
（用尊敬的口吻对梅塞德斯）夫人，请原谅，
我只不过是
人言可畏的牺牲品。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我的天！
埃内斯托 梅塞德斯，您细细想：

我这样的男人被欺凌，
无端被骂为无耻小人，
被逼着走入绝境，
投入危险的殊死决斗，
手刃对方才犯下罪行。
而这一切并非为自己，
是为维护众人的权益。
这场斗争残酷又隐蔽，
我声名被毁亲人失去
还有他们对我的拳拳爱心。
人生旅途平淡又单调，
只有伤感与我永相依。
我来此地只是想知道
堂·胡利安是否有希望?
我别无他求，再无奢望，
只求得到这唯一宽慰，
为何您还要加以拒绝
（向梅塞德斯）只求您说出这一句话！

梅塞德斯 那么好，
大夫说……情况在好转。

埃内斯托 可，这是真的?
没骗我? 是实情? 大夫这么肯定?
您是大好人! ……您心肠慈悲! ……
这是真的? 我的上帝! 会是真的? ……
上帝! 救救他! ……他不能死去!
愿他重获幸福! ……愿他把我宽恕!
愿他再拥抱我! ……胡利安我想见到你!

（他跌坐在附近的扶手椅上，双手捂住脸啜泣。暂停片刻。）

梅塞德斯 要是让你父亲看见，要是他出来……

（梅塞德斯站起来，她和佩皮托走向埃内斯托，对埃内斯托）冷静点！勇敢些！

佩 皮 托 一条汉子在流泪！

（旁白）这种神经质的男人真可怕：
杀人和哭泣都是一个模样！

埃内斯托 如果说我泪水纵横，
如果说我抽搐啜泣，
就像女人孩子般软弱，
别以为这是悲伤自己，
是为“他”与“她”，
为他们失去的幸福，
为从此一蹶不振的家族荣誉，
由于我以怨报德带给他羞耻。
这耻辱并非来自我“行径卑鄙”，
而是源于我命里的厄运灾星。
我是为此而哭泣！
假如我的犹如泪水的鲜血
能够抹去悲痛的往昔，
上帝啊！
我可以
洒尽鲜血不让它残留半滴。

梅塞德斯 行行好，小点声！

佩 皮 托 得了，以后
咱们再谈哭泣和悲戚。

埃内斯托 如果今天人们还在碎嘴闲言，
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在这儿谈。
整个城镇已经变成
吞噬正人君子的漩涡。
三个人的荣誉名声
被裹进人们取笑挖苦的激流，
顺着卑鄙小人挖掘的渠道，
被冲进蒙受耻辱的社会深渊。
可怜的人前途断送
良知受压，脸面丢尽。

梅塞德斯 埃内斯托，声音再小些。

埃内斯托 不行。
正道消息犹如春雷灌耳，
窃窃私语才会小声嘀咕。
没人清楚悲剧因果，
但是却会乱说一通。
人人都说“一大奇闻”！
从未有人知根知底。
（埃内斯托站着，梅塞德斯和佩皮托饶有兴趣地想听城里的传闻。）
一些人说，
特奥多拉被她丈夫
堵在我家，我恼羞成怒，
拔出罪恶的宝剑
刺进这位君子的胸膛。
另一些人好似我朋友，
把我置于体面的境地：

正当防卫刺死胡利安，
这场决斗很符合规则。
但也有更加知情的人
说堂·胡利安先于我，
替我赴约斗内布莱达，
只因我犹豫又彷徨
或因为恐惧没胆量，
或正躺在女人的怀抱，
未能及时赴约到现场。
不对！这些流言不真实，
让我头炸，火冒三丈，
让我心闷，气冲斗牛，
就像火山即将要喷发。
你们去看看最下流的蜚语，
你们去听听最无耻的谎言：
肮脏的灵魂，险恶的用意，
彻头彻尾的社会渣滓！
秽语污言随风四处飘散，
以讹传讹假变真乱嚼舌。
你们从大街听到的
只是谣言种种，
你们得到的后果
只是两个正直的人
还有一位纯洁夫人
变得寡廉鲜耻声名狼藉。

梅塞德斯 我不否认此事令人伤心，但是
外人说这说那事出有因。

佩 皮 托 特奥多拉去了你家，她还……

埃内斯托 这是为了劝阻我
不同子爵去决斗。

佩 皮 托 那为何要躲藏？

埃内斯托 只因担心被看见
闲言碎语没个完。

佩 皮 托 此事解释很容易，埃内斯托，
让人信服难又难。
因为人们更容易相信……

埃内斯托 让我再次背黑锅，
就会使你很得意！

佩 皮 托 对特奥多拉来说，
不算越轨也是轻佻。

埃内斯托 明知故犯是理所应当！
天真无意却行为不当。

佩 皮 托 按照你的逻辑，
除了天使圣人，
天下好人难觅？

埃内斯托 对，说得对。
这种造谣中伤，其实
能等于什么价值？
可怕的是下流的想入非非，
可恶的具体行动，
能把他人思想毒害污染。
不厌其烦地引人注意
所谓“隐私”和“偷情”，
最终让人们认定接受，

卑鄙的做法令人厌恶，
纵然黑夜不见五指，
卑劣行径也能"看见"！
事情就是这种局面。
（旁白）为何他们的眼神奇怪地盯着我，
为何他们的表情惊愕地听我言？
（大声地）我就是我，不会更名和改姓。
我杀子爵只因他当众造谣，
对诬陷行为要伸张正义。
如果谁还想出更大的难题，
更凶狠的反扑藏在我心间。

佩 皮 托 （旁白，对梅塞德斯）事情看来已很明显，
他并不想悔过自新。

梅塞德斯 （旁白，对佩皮托）做出的解释真不清楚。

佩 皮 托 还在不断地标榜自我。

梅塞德斯 （大声地）埃内斯托，请您离开。

埃内斯托 让我离开不可能。
今晚若不见病人，
夫人，我将失控无理智！

梅塞德斯 要是塞维罗碰见你？

埃内斯托 看见我又有何妨？
他本是个忠厚人，来吧！再好不过！
心虚才躲避，骗人心才虚，
我不会轻易害怕、躲闪。

佩 皮 托 （听了听）有人来了。

梅塞德斯 正是他！

佩 皮 托 （到舞台深处）不是他，是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是特奥多拉！……特奥多拉！
我想见到她！……

梅塞德斯 （严厉地）埃内斯托！

佩 皮 托 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我要见她，只是想要
求得她的宽容和原谅。

梅塞德斯 您没考虑……

埃内斯托 我考虑很周全，我一切都明白。
怀疑我们俩在一起？啊！别这样，
够了！你们不用害怕。
为了她，我可以献出
鲜血、生命、前途、荣誉和良知！
但是，我们俩见面？啊！永远不行，不再可能。
我们之间已经竖起血染的屏障。（从左侧下。）

第 五 场

堂娜·梅塞德斯和佩皮托。

梅塞德斯 让我单独跟她在一起，
你进里面去看看你父亲。
我想试探她灵魂深处，
我的话定能把她打动，
对此我内心充满自信。

佩 皮 托　那么你们两个
待在一起聊聊。
梅塞德斯　再见！
佩 皮 托　再见！（从右侧中景处下。）
梅塞德斯　说干咱们就干。

第 六 场

特奥多拉和堂娜·梅塞德斯。特奥多拉胆怯地走进来，在堂·胡利安的卧室前（舞台中景处右侧）停下，很焦急地听了听，用手帕捂着嘴哭泣。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迎上前去）是你？
梅塞德斯　勇敢些。
光哭有何用？
特奥多拉　他怎样了？他怎样了？
说句实话！
梅塞德斯　好多了。
特奥多拉　能救活吗？
梅塞德斯　我想能！
特奥多拉　上帝啊！我要为他而活！
梅塞德斯　（很亲热地把特奥多拉扶到前景处。）
我相信你会理智思考，

我不愿见你眼泪汪汪，
充满悔恨和忧伤。

特奥多拉 这我知道。
（梅塞德斯点头表示满意。）
我真倒霉！做得不对，
不应去看他，这是真情。
（当看到不是她想象的那种忏悔，梅塞德斯表现得有点不高兴。）
昨晚你向我讲述
口角和决斗……
尽管你使我
感情受伤害，
还得感谢你热心肠。
对此不用怀疑，
但事情原委无法说清。
啊！圣母！怎样的夜晚？（双手交叉，眼望天空。）
呻吟声！梦呓语！
我的胡利安在愤怒！……
丑闻！屈辱的惩处！……
流血！残酷的搏斗！……
所有这些一幕幕闪现眼前！
还有那可怜的埃内斯托
也许为了我气息奄奄……
为何用这眼光盯着我，
难道你依然不信任我？
跟别人一样往坏处想？

梅塞德斯 （口气生硬地）我在想

你为那小子的性命担忧
这完全多此一举不值得。

特奥多拉 不对，内布莱达可是好剑手，
你看，我的胡利安不是被……

梅塞德斯 终于为胡利安报了仇，
那个好剑手躺倒在地，
一剑直接刺中他心窝，
这样一来你没有道理（不怀好意地）
担惊受怕又哭哭啼啼。

特奥多拉 （饶有兴趣地）埃内斯托干的？

梅塞德斯 是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刺中了子爵心窝？

梅塞德斯 两人面对面决斗。

特奥多拉 （无法控制自己）啊！多么勇敢！多么高尚！

梅塞德斯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什么事？请讲。

梅塞德斯 （严肃地）你的心思我猜出。

特奥多拉 我的心思？

梅塞德斯 对。

特奥多拉 什么心思？

梅塞德斯 你自己最清楚！

特奥多拉 得知胡利安的仇已报，
我表现出如此兴高采烈，
完全出自内心的激动。
我无法克制冲动，
此时此刻做法不太妥。

梅塞德斯 你的脑子还有别的。

特奥多拉 难道你比我
还了解自己?

梅塞德斯 (故意地)当你心里有了崇拜者
就会堕入爱慕的漩涡。

特奥多拉 我崇拜谁?

梅塞德斯 那个小伙子
英雄气概。

特奥多拉 是他品德高尚!

梅塞德斯 两者半斤八两,
好戏从此开锣。

特奥多拉 是我的话语不理智?

梅塞德斯 是你身上的浪荡情感显露。

特奥多拉 没完没了!……
总往坏处想!……
我心怀莫大怜悯
此情伴随我终生。

梅塞德斯 你为谁怜悯?

特奥多拉 还能为谁?
除了胡利安。

梅塞德斯 你从未听说过
在女人的身上,
怜悯还有忘却
往往同时存在?

特奥多拉 看在上帝份上,别再谈!
发发慈悲行行善!

梅塞德斯 我只是凭我经验谈,
拨正思想让你明白,

给你指明出路所在。(暂停片刻。)

特奥多拉 我正听你把话谈,
但从你的言谈话语里
我听不出你像是
我的母亲、姐姐和朋友。
你好似魔鬼附身
把我往斜路劝导引诱。
你总是想方设法
让我相信:我丈夫对我
情谊在减少,热情在降低。
而另一种炽热的友谊,
令人蒙受耻辱的肮脏情谊,
势如干柴烈火
在我身旁蔓延燃烧。
假如现在能像过去那样,
为了我的那个心上人(指着堂·胡利安房间。)
甘愿献出满腔热血,
不惜让它流尽淌干……
可你们硬要把我们俩分开。
如果你丈夫
让我现在就进去
紧紧抱住胡利安,
感情诚挚痴情一片,
一潭热泪将他浸透,
双方心灵相互沟通,
满腹狐疑烟消云散。
在崇敬胡利安的同时,

为何一定要去厌恶
敢于为我奉献生命
慷慨而又高尚的人？
怎能这样忘恩负义？
难道不厌恶必定等于爱？
我的天！
世上的人都这么想，
离奇的谣言钻我耳，
悲痛的场面我也见，
惑众的谣言将我围，
以致我自己也怀疑自己，
甚至惊异地扪心自问：
“难道真像人们认为，
我内心深处藏着某种
不该有的廉价感情？
它在卑鄙和痛苦的时刻
把我五脏六腑来点燃，
甚至我自己也没察觉？”

梅塞德斯 是你不说实话的缘故。

特奥多拉 我说了实话。

梅塞德斯 你没爱上他？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你听我说，
我不知怎样把你说服。
从前你若说出这句话，
我会暴跳如雷怒火烧。
现在你应该看得明白
我在同你把问题探讨：

究竟我是不是正派女人？
仍然被认为是个善良人？
是地地道道的贤妻良妇？
还是与此全然相反？
遭受凌辱是罪有应得？
（双手捂住脸，跌坐在右侧扶手椅上。）

梅塞德斯 别哭，我是对你信任。
别哭，特奥多拉，你的表白已足够。
别再哭，我想对你说的
只有这一句：
埃内斯托并非你想象中的人，
埃内斯托并非值得你信任。

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他是个好人。

梅塞德斯 我不这样认为。

特奥多拉 他爱胡利安。

梅塞德斯 他是在欺骗。

特奥多拉 我的上帝！又来劲了……

梅塞德斯 我并非让你猜他心中的欲火，
只想告诉你他对你产生爱慕。

特奥多拉 （很惊异地站起来）他爱上我？

梅塞德斯 这件事是人所共知！
刚才就在这间大厅
当着我和佩皮托的面……
你能想象这情景！……

特奥多拉 （不安地）好，请把话说完，
后来怎么样？

梅塞德斯 他已直言不讳：

言词激烈发誓言：
为你他愿献一切，
生命、荣誉、良知甚至灵魂！
而且还想与你见面，
由于我们坚决反对，
他才被迫从这儿离开。
我坐立不安好紧张，
生怕塞维罗撞见他，
怕勾起怒火难收场。
现在看你又怎么想？

特奥多拉 （尽管并非本意，还是表现出某种不可名状的恐惧和某种兴趣相混合的奇妙感情。）
上帝！
这无中生有竟会成真？
我对他有情这事当真？

梅塞德斯 你又流泪对不对？

特奥多拉 这不幸生活过得真累，
面对痛苦教训谁人不落泪？
他是这么高尚又完美，
竟遭受凌辱名誉毁……
你说，他在里面，
他……埃内斯托！……圣母玛利亚！……
喂，梅塞德斯，梅塞德斯，
让他赶快离开我们家。

梅塞德斯 我也这么认为
听你话，我高兴。
（发自内心的喜悦）原谅我，刚对你相信！

（热情地拥抱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从前你不信任……

（这句话由女演员尽情表达作者意图。）

梅塞德斯 别出声，静一静。

他过来了。

特奥多拉 （果敢地）我不该见！

告诉他，我要去看胡利安！（转向右侧。）

梅塞德斯 （拦住她）要知道……这已不可能。

他把我的话当耳旁风，

现在我了解你的情感，

高兴你对他心生鄙夷，

就像我过去对他严厉。

特奥多拉 让我进去！

埃内斯托 （出场并停下）特奥多拉！……

梅塞德斯 （旁白，对特奥多拉）现在要走为时已晚，

必须兑现诺言，

对他表达明白。

（大声地，对埃内斯托）就在刚才

我对你发出了逐客令，

现在由这家女主人

再重复一遍这个命令。

特奥多拉 （小声地，对梅塞德斯）别让我一人留下。

梅塞德斯 （小声地，对特奥多拉）难道你还害怕不成？

特奥多拉 （旁白）我会害怕？有什么可怕？

（做手势让她离去。梅塞德斯从中景处右侧下。）

第 七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下逐客令……让我出去。

(停顿片刻,两人沉默不语,不敢互相正视对方。)

那么说,您现在要我走?

(特奥多拉做了一个肯定的手势,但没看着对方。)

特奥多拉,您别害怕!

这个命令我完全服从。

(悲伤又恭敬地)别人休想让我听从

这使他们感到难堪!

(很温顺地)尽管您使我处境尴尬,

但为您我可以忍受一切。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我让您尴尬……不!

您把我看成……

(有点胆怯和不快,但没看着对方。)

埃内斯托 我并不这样认为。(再次停顿。)

特奥多拉 永别了! 祝您幸福!

(既没移动身子也没看着对方。)

埃内斯托 永别了! 特奥多拉!

(他站着等了一会儿。但特奥多拉一动不动,既没看他也没伸手道别。最后埃内斯托离开,走向舞台深处

但又转身走向特奥多拉。特奥多拉感觉他又走回来，显得有些不安，但仍然没看他。）

如果因为我流年不利，
给您带来种种不幸，
我对此的确很伤心。
作为男子汉我发誓：
若能以死抹掉不幸，
那么很快就会实现：
往日阴影和垂死气息，（特奥多拉抬起头，害怕地看着他）
这苍白悲哀的容颜，
那让人害怕的目光，（这时特奥多拉正抽泣不止。）
这嗓子发出的啜泣，
那脸庞流淌的泪水，
所有这些一扫光。

特奥多拉 （离开埃内斯托，旁白）梅塞德斯没撒谎。
我白长双眼毫无察觉。

埃内斯托 发发善心，
做一次最后告别，只是最后的一次。

特奥多拉 好，永别了。
我原谅您造成的种种不幸。

埃内斯托 我造成的！
我！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您不是这么说的？

埃内斯托 我做错何事让您如此对待？

特奥多拉 只当我不曾存在，
咱们俩的关系就此了结。

埃内斯托 您这种口气！如此轻蔑！

特奥多拉 （无情地用手指着大门）请您出去！

埃内斯托 就……就这样出去！

特奥多拉 我丈夫将死在屋里，

我也将在这里死去！

（身体有些摇晃，不得不扶住扶手椅以免摔倒。）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急忙上前想扶她。）

特奥多拉 （强硬地加以拒绝）不，别碰我！

我自己行！（暂停片刻，演员的眼神与表演技能靠他们自己的才华去发挥。）

心中的郁闷才得以舒展。

（想走几步，但两腿无力，埃内斯托还想搀扶，又遭拒绝。最后她自己离开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为何不让我扶？

特奥多拉 （无情地）只因您让我们蒙受耻辱！

埃内斯托 我让你们？

特奥多拉 是的。

埃内斯托 我？（停顿片刻）

可是，上帝！她说些什么？

难道她也……这不可能！

她想寻死！

这不是真的！我真快发疯啦！

特奥多拉，您回答，这不是真话！

夫人，只求您讲一句话，

看在上帝份上，

一句原谅的话，一句安慰的话，

或者一句怜悯的话！

即使离开也心甘情愿，
从此诀别也不再埋怨，
尽管这事对我来说，
宛如割肉切肤痛，
前途葬送难挽救！
如果取得您谅解，
虽然未来形孤影单，
有您的好感信任相随，
至少有您的慈悲心怀！
换句话说，相信您
把我当作正人君子，
过去我从未使您蒙辱。
现在将来也永不冒犯。
众口一辞我不在乎，
蔑视他们信口雌黄。
他们热衷造谣中伤
只会激起我更强的憎恶。
这社会的世态炎凉，
他们顽固不化凶狠残暴，
背后诽谤攻击，
这一切我都无所畏惧，
清楚应该如何反击。
但是现在看到您
心地最纯洁的
我梦幻中的人，
却怀疑我的忠诚意图，
把我看作口是心非的小人！

不管何时有需要，
为了您，我甘愿
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即使在天堂归宿地[1]，
我也会这么行事。
（感情充沛，极其焦虑不安，带着绝望的口吻。）

特奥多拉 （不安情绪不断增加）
您对我并不了解很多。
咱们分手吧，埃内斯托。

埃内斯托 这样分手，怎么可以！

特奥多拉 快点！
求求您，快离去！
（指着胡利安的卧室）胡利安……在受罪。

埃内斯托 我很清楚这状况。

特奥多拉 那我们不能忘掉他。

埃内斯托 不能。
但是，我也在受罪！

特奥多拉 您？埃内斯托！为什么？

埃内斯托 只因您的鄙视态度！

特奥多拉 并非如此。

埃内斯托 您刚才说过。

特奥多拉 那是在骗您。

埃内斯托 这我不信。一定有原因。
虽然我们都在受苦受罪，
但各自方式却不尽相同。

---

① 西班牙人认为品德高尚的人在天上有自己的位置。

在这场永久性的斗争里，
在这场无情面的战役中，
他是在阳世受罪和痛苦，
我被打入地狱倍受煎熬！

特奥多拉 上帝！我的面颊似火烧！

埃内斯托 我的心脏憋闷呼吸不畅！

特奥多拉 行了，埃内斯托，行行好！

埃内斯托 我只哀求这个！

特奥多拉 怜悯之心！

埃内斯托 是的，乞求您的怜悯！
您在怕什么？您又是怎么想？（走近她。）

特奥多拉 如果刚才冒犯您，请原谅。

埃内斯托 冒犯，谈不上。请说实话！……
只求您讲句真心话！
泪水流满面颊，
双膝对您跪下。
（在特奥多拉面前跪下并拉起她的双手。这时胡利安卧室的房门打开了，塞维罗出来站在房门口。）

塞 维 罗 （旁白）真是不知羞耻！

特奥多拉 堂·塞维罗！

第 八 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埃内斯托站在

左边，堂·塞维罗则走到他与特奥多拉之间。

塞 维 罗 （用一种不外露的愤怒口气对埃内斯托，但压低声音以免被胡利安听见。）
我找不到恰当的词语
对您表达愤怒和鄙视，
千仇万恨化为一句话：
您是一个卑鄙的小人！
我很荣幸地告诉您，
给我马上出去别耽搁！

埃内斯托 （同上）为了尊重特奥多拉，还有这个家庭，
为了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受罪人，
我很愉快地以沉默作为回敬，
我的先生。

塞 维 罗 （以为他要走，用讽刺的口吻）
沉默与服从
谨慎又可行。

埃内斯托 您没听懂我的话。
如果我不愿服从呢？

塞 维 罗 您还想赖着不走！

埃内斯托 只要特奥多拉
不再赶我出去，
我当然要留下。
不久前我打算离开永不归，
但上帝和魔鬼们拦住我。
您一来就血口喷人，
对我无端破口大骂，

像地狱魔鬼在发难。
我感到我的双脚底
好像大树生了根，
牢牢扎入地层深处。

塞 维 罗 我倒要试试，叫仆人来
用铁锹把它连根刨掉。

埃内斯托 请便。
（埃内斯托带着威胁的表情向塞维罗面前迈了一步。特奥多拉迅速走上前站在两人之间，拦住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然后很庄重地转向小叔子。）
无疑，您忘记这是在我家。
只要一家之主我丈夫活着，
只有我们两人
有权下逐客令。
（很温柔地对埃内斯托）
不是为了他，只是为了我，
为了我的忧虑和不安请您……
（埃内斯托看到特奥多拉站在自己一边，无法掩饰自己欢快的心情。）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您要我走？

特奥多拉 我请求您。
（埃内斯托很有礼貌地低下头，向舞台深处走去。）

塞 维 罗 你让我尴尬难堪，
你使我下不了台。
我吃惊你好大胆，
比埃内斯托更凶！

(威胁地走向特奥多拉，埃内斯托走了几步停下，但又下决心走下去。)
你真是个丧门星，
竟胆敢跟我作对？
快给我低头认罪！
(埃内斯托继续走着，但走走停停变得更为明显。)
你这个贱妇胆小鬼，
一旦偏袒他的事
精力好像无穷尽！
这不是恋情是什么？
可是请你别忘记，
塞维罗赶走他之前
还会把你扫地出门。
你导致胡利安流血，
还辱没家庭好名誉。
你怎么有脸把家还？
(粗暴地抓住特奥多拉的一只手臂，气急败坏地摇动。)

埃内斯托 嘿！不行，不行。
(很快来到塞维罗和特奥多拉中间，把他们俩分开。)
你这家伙，放开她！

塞维罗 你又来了？

埃内斯托 不错！

塞维罗 你又回来干什么？
(从这时起失去控制。)

埃内斯托 因为你对她蛮横无理，
我气恼万分来报不平，

我不回来又怎么行？
回来，我回来，
就为惩罚你包天狗胆。
回来，我回来，
就为怒斥你这无耻小人。

塞维罗 你骂人！

埃内斯托 你说得不错。

特奥多拉 别，别……

埃内斯托 只因他先动手，
见他心怀恶意，
如此这般地（用力抓住塞维罗的一只手臂，对特奥多拉。）用手抓住您。

塞维罗 无礼暴行！

埃内斯托 不错！但我的手不能松开！
你是否有过妈妈？很爱她？
你十分尊重她？
希望你像对待自己母亲一样
尊重特奥多拉，这
蒙受耻辱痛苦的女人！

塞维罗 你敢这样对我讲话？

埃内斯托 不错，话还没说完。

塞维罗 我要你的命！

埃内斯托 要我命！那好，咱们以后再说。
（特奥多拉想把两人分开，但埃内斯托很温柔地用手阻止了她，另一手仍没松开。）
现在你需要信仰一位上帝……
一位造世主！一线希冀！

好！就像跪在天父圣坛前，
在特奥多拉面前弯下双膝，
快给我跪下，脸朝着地！

特奥多拉 发发善心！

埃内斯托 跪下：（逼塞维罗跪到特奥多拉面前。）

特奥多拉 够了，埃内斯托！

塞 维 罗 好啊！你等着。

埃内斯托 跪在她脚下！

塞 维 罗 你敢！

埃内斯托 我怎么不敢！

塞 维 罗 为她？

埃内斯托 没错！

特奥多拉 行了，安静点！

（特奥多拉害怕地指着胡利安的房间。埃内斯托放开塞维罗。堂·塞维罗站起来退到右侧。特奥多拉把埃内斯托拉到舞台深处，这样她与埃内斯托在舞台一侧形成了一组群体造型。）

第 九 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和堂·塞维罗，随后堂·胡利安和堂娜·梅塞德斯出场。

胡 利 安 （在台内）让我出去！……

梅塞德斯 （同上）上帝！这不行！

胡 利 安 咱们走！是他们两个！……

特奥多拉 （对埃内斯托，拉着他往外走）您走吧！

塞 维 罗 （对埃内斯托）我要报仇！

埃内斯托 我不在乎。

（这时候堂·胡利安出场，他面色苍白，十分虚弱，气息奄奄。梅塞德斯一再阻拦他。他出现时，堂·塞维罗站在舞台前景处右侧，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两人站在舞台深处。）

胡 利 安 他们两个在一起！正要去哪里？

拦住他们！想躲开我吗，叛徒？

（想冲向他们两个，但力不从心，只好犹豫不定。）

塞 维 罗 （走过去搀扶他）别，别这样。

胡 利 安 他们俩骗了我！他们俩说了谎！

卑鄙的小人！

（在他诅咒的时候，塞维罗和梅塞德斯把他搀扶到右侧的扶手椅上。）

瞧！这两个人，在那儿！

她跟埃内斯托！

为何两人在一起？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两个人分开）没什么！

胡 利 安 为何他们不过来？

特奥多拉！

特奥多拉 （伸出双臂，但没有靠近他）我的胡利安！

胡 利 安 到我怀里来！

（特奥多拉迅速投入堂·胡利安的怀抱，他使劲地搂

着她。停顿片刻。)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
(对他弟弟)我知道他们俩欺骗了我！
我把她紧紧搂抱在怀里！
她罪有应得，我可以让她死！
看着她！看着她！我不能这样做！

特奥多拉 胡利安！

胡利安 (指着埃内斯托)那人呢？

埃内斯托 先生！……

胡利安 他是我曾经爱过的人！
喂！你过来！……
(埃内斯托走近堂·胡利安，后者用手拉住特奥多拉。)
我现在还是她的主人！

特奥多拉 我是你的人！我是你的……！

胡利安 别装蒜！别再骗我！

梅塞德斯 (试图宽慰胡利安)看在上帝份上！

塞维罗 (同上)胡利安！

胡利安 (对他们两个人) 安静点！别多说！
(对特奥多拉)你的心思我猜着了！
我知道你在爱着他！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试图辩解，但没有得到机会。)
马德里城在流传！
整个城市都知道！

埃内斯托 不是这样，父亲！

特奥多拉 不是这样！

胡利安 他们还想否认？还不承认？

事实俱在，毋庸抵赖！
而且是我亲眼所见。
灼人烈焰使我心明眼亮。

埃内斯托 您说的欺骗和背叛
都来自您
充满火气的臆断。
先生，请您听我说！

胡 利 安 还想再来欺骗我！

埃内斯托 （*指着特奥多拉*）她的确清白无辜！

胡 利 安 这我无法相信你！

埃内斯托 先生，我敢以父亲的名义起誓！

胡 利 安 你可别亵渎他的名声，
破坏我对他的好记忆！

埃内斯托 以我母亲临终之吻起誓！

胡 利 安 这吻早已被你抛弃。

埃内斯托 只要您同意，不管以什么名义。
喔！我的父亲！
我敢向您起誓！

胡 利 安 别来什么誓言，别再谎话连篇，
无需抗议和争辩……

埃内斯托 那好！您要什么？

特奥多拉 你要什么？

胡 利 安 事实真相！

埃内斯托 特奥多拉，他要什么？
他让我们做什么？

特奥多拉 我哪儿知道，怎么办？
埃内斯托，怎么办？

胡 利 安 （恶狠狠地瞪着他们两个，带着一种本能的不信任感。）

嗬！当着我面还要花招！

搞攻守同盟，真不要脸！

这些我已全看见。

埃内斯托 您气血攻心来臆断，

并非真实亲眼见！

胡 利 安 气血攻心这不假。

内心如同活火山，

遮目眼罩被烧掉

最终识破你们俩。

为何你们相对视？

为何你们欺骗我？

埃内斯托，你来讲，

为何你目光如炬，

而非两眼泪汪汪？

过来，近点，再近点。

（强迫他走近，让他低下头，最后让他跪在脚下。这样堂·胡利安就在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之间。这时胡利安用手触摸跪在脚下的埃内斯托的眼睛。）

看到了吗？没有眼泪！双眼枯干！

埃内斯托 原谅我！原谅我！

胡 利 安 若想取得谅解，

只有坦白罪恶！

埃内斯托 没有犯罪！

胡 利 安 坦白！

埃内斯托 事实并非如此！

胡 利 安 当我的面
你们对视……
塞 维 罗 胡利安！
梅塞德斯 先生！
胡 利 安 （对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难道你们是做贼心虚？
不是情同手足姐弟爱？
那么对此你们来证实。
眼睛的瞳仁硕大明亮
是显示内心的窗口。
我能辨纯洁无瑕之光
或者夹带杂质的眼神，
如此靠近我能一眼望穿：
这对目光是纯洁如初
还是充满欲火在燃烧。
特奥多拉，你也过来，一定要……
嘿！过来，你们俩靠近些！
（他把特奥多拉拉倒在面前，使劲让他们两个靠近，逼迫两人对视。）
特奥多拉 （使劲挣开）啊！不行！
埃内斯托 （也想挣脱，但堂·胡利安紧抓他不放。）
不！我不能这样！
胡 利 安 你们在相爱！的确在相爱！
在此我看得很明白。
（对埃内斯托）我要结果你的性命！
埃内斯托 可以！
胡 利 安 给你放血！

埃内斯托 心甘情愿！

胡利安 （拉着埃内斯托让他下跪）别动！

特奥多拉 （阻止他）胡利安！

胡利安 你保护他？你向着他！……

特奥多拉 不是为了他！

塞维罗 为了上帝！

胡利安 （对塞维罗）别多嘴！

（把埃内斯托按在脚下）

不忠的朋友！……不肖之子！……

埃内斯托 父亲！

胡利安 （同上）忘恩负义的小人，背信弃义的叛徒！

埃内斯托 并非这样，父亲。

胡利安 我要在你脸上

用我的手掌——自制的钢印

盖上一个耻辱的印记！

（用了很大力气，在埃内斯托脸上打了一记耳光。）

埃内斯托 （大叫一声，站起来，手捂着脸跑向左侧）哎呀！

塞维罗 （手指着埃内斯托）罪有应得！

特奥多拉 上帝啊！（双手捂住脸，跌倒在右侧的椅子上。）

梅塞德斯 （好像在为胡利安的行为辩解。）

他在犯梦游症！

（上面四种喊声极其短促，发生在令人惊愕的刹那间。堂·胡利安一直站着注视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塞维罗和梅塞德斯在劝阻他们。）

胡利安 这不是犯梦游症！是我的惩罚，上帝啊！

无情无义的人，你有何想法？

梅塞德斯 咱们走吧！走吧！

塞维罗 胡利安，走吧！……

胡利安 好，我就走！（由塞维罗和梅塞德斯搀扶着艰难地走向卧室，不时回头看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

梅塞德斯 快点，塞维罗！

胡利安 瞧他们俩，这对冤家！报仇了！
不是吗？不是吗？我看是。

塞维罗 看在上帝份上！

胡利安 看在上帝份上！……

胡利安 （拥抱他）我只剩下你一个！
世上只有你爱我！

塞维罗 我，当然！没错！

胡利安 （继续走，接近房门停下，再次看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
她在为他落泪！
对我一眼不看！
我快死了！真的，快死了。

塞维罗 胡利安！

胡利安 停一下，等一等！
（在卧室门前停下。）
永别了，埃内斯托！
我终于以牙还牙：
你让我名誉扫地，
我叫你无地自容。
（堂·胡利安、堂·塞维罗和梅塞德斯从中景处右侧下。）

第 十 场

特奥多拉和埃内斯托。埃内斯托倒在大椅子上，特奥多拉站在右侧。停顿。

埃内斯托 （旁白）老实忠诚有何用？
特奥多拉 清白无辜值儿分？
埃内斯托 会让人们良知泯灭！
特奥多拉 上帝！请发发善心！
埃内斯托 可怕的灾星！
特奥多拉 悲惨的命运！
埃内斯托 可怜的女人！
特奥多拉 埃内斯托，
这个倒霉人！
（到此为止都是旁白。）
塞 维 罗 （在内台，以下都是惊恐不安的喊声。）
哥哥！
梅塞德斯 救命！
佩 皮 托 快，快！（埃内斯托和特奥多拉站起来，两人靠拢在一起。）
特奥多拉 痛苦的喊声！
埃内斯托 死亡的哀嚎！
特奥多拉 快快，咱们快去！

埃内斯托 到哪儿去?

特奥多拉 那里!

埃内斯托 (拦住她)我们不能这样。

特奥多拉 为何不能?
我愿他活!(十分焦急不安。)

埃内斯托 (同上)我!
可我不能……(指着堂·胡利安的卧室。)

特奥多拉 我能。(冲向卧室的门。)

第十一场

特奥多拉、埃内斯托、堂·塞维罗和佩皮托。按下列顺序站立:埃内斯托站在台中央,特奥多拉站在堂·胡利安卧室门前。堂·塞维罗跟在佩皮托后面从胡利安卧室里出来。

佩皮托 你去哪儿?

特奥多拉 (绝望地)我想见见他!

佩皮托 这不可能!

塞维罗 不能让她进来!
不能让她待在我家!
快……把她赶出去!
(对他儿子)就在现在……别心软!

埃内斯托 他说什么?

特奥多拉　我快疯了！

塞 维 罗　孩子，尽管你妈妈
可能会前来阻拦，
你可得听我吩咐。
不管她恳请哀求！
要哭，让她哭！没关系！
（对他儿子）把她赶到远处去，
否则我就杀了她！

特奥多拉　家中主事是胡利安！

塞 维 罗　不错，是胡利安！

埃内斯托　您丈夫？他已不行了！

特奥多拉　我要见见他！

塞 维 罗　可以让你见一面，
然后立即离开家。

佩 皮 托　（好像要反对父亲的做法）爸爸！

塞 维 罗　（对佩皮托）你让开……

特奥多拉　我不相信！

佩 皮 托　这很可怕！

特奥多拉　你在骗人！

塞 维 罗　特奥多拉，你过来！快来看！
（抓住特奥多拉一条手臂，把她拖到堂·胡利安的卧室门口，撩开门帘，给她指着屋里。）

特奥多拉　他！……胡利安！……我的胡利安！……
他死了！……
（极其悲痛地说着这些话，退了几步昏死在舞台中央。）

埃内斯托　（双手捂脸）父亲！

（暂停片刻。堂·塞维罗在一旁满怀敌意地看着他俩。）

塞 维 罗 把她赶出家门！

埃内斯托 （一步站到特奥多拉面前）太残忍！

佩 皮 托 （犹豫地）先生！

塞 维 罗 （对他儿子）还犹豫什么？
这是我的决定。

埃内斯托 发发善心！

塞 维 罗 不错，是发善心！
这是她发过的善心！（指着屋里。）

埃内斯托 我的热血正在沸腾！
这里我实在难忍受！

塞 维 罗 请发作！

埃内斯托 我快憋死了！

塞 维 罗 生命真短促！

埃内斯托 最后求您一次！

塞 维 罗 （对他儿子）不行，叫人来。

埃内斯托 她真正清白无辜！
我对此指天发誓！

佩皮托 （好像代为求情）爸爸！

塞 维 罗 （对他儿子，轻蔑地指着埃内斯托）他在撒谎！

埃内斯托 您想推我进激流漩涡？
我不挣扎，随波逐流！
我无法预料她会怎么想，
（指着特奥多拉）她的双唇不会说话，
她的思想不再活动。
可是我已经想到的……

我要站出来说一说！

塞维罗 说也没用，你阻拦不住。

我自己亲自来做……

（打算靠近特奥多拉。）

佩皮托 （制止他）爸爸！……

埃内斯托 别动！（暂停片刻。）

谁也别想接近碰她，

她是我的心爱女人。

这正是人人希望的，

我接受你们的裁决。

裁决把她推向我怀抱：

来！特奥多拉！

（扶起特奥多拉，把她抱在自己手臂里。）

你不是想要赶她走吗？

我们服从您的决定。

塞维罗 原形终于暴露，无耻之极！

佩皮托 小人真卑鄙！

埃内斯托 所有的人

你们总是很有道理！我现在说实情！

你们希望我们热恋？那很好，激情万丈高！

你们愿意我们相爱？那很好，情爱深似海！

你们还想我们怎样？要更多，对此不反感！

你们随便发明创造！对这些，我全盘接纳！

你们四处传播宣讲！唾沫乱溅，口干舌燥！

让整个城市全知道，堂上一呼，阶下百诺！

假如有人向你们发问：

谁是这场丑戏的无耻伐柯人？

你们可以告诉他：
你自己，你从前没发现的
你周围的摇唇鼓舌人。
走吧！特奥多拉
我母亲在天之灵
将在你纯真无邪的额头上
给予一记亲吻！
永别了！她已属于我！
从今往后，对于你们和我
天公自会有明断的裁决！

（将特奥多拉抱在怀里，用挑战的眼神和动作看着在场的人。堂·塞维罗和佩皮托在前景处做出适当的反应。）

【幕　落。】

——**剧终**